

疑耀智

共三本全



孝卓吾先生疑耀題辭



萬曆己亥歲予吾先生藏書出
一時士大夫翕然醉心無論通邑
大都以窮鄉僻壤凡搯觚染翰
之流靡不爭搆殆至于水火救
粟也已既而焚書說書易因諸
刻藉以漸次播傳海內愈出愈奇



不啻長安紙貴。僉謂先生著述
無遺矣。曩余在青衿時，嚮慕先
生當代羽儀，負笈數千里，修謁
先生之門，系幾幸，拾咳唾，不謂
甫再見，遂倒屣中，卽之屣及侍，函丈
有日，廼襲一編，見示屬，以訂正，初
矍然懼，旣躍然喜，私念曰：余果乃

當于先生者耶？及門者多矣，胡
不他屬而我屬也？再拜而受，至
于莊，誦竟業，地見上，溯黃帝，述
該昭代，大而經史，細及禘友，四
始之宗，三倉之學，禮樂畢，踪經
綸，咸貫極，二氏之沈冥，究九流之
連安，名物辨其異同，輿論正其

毀譽摠得之見決于載之疑
猗歎盛哉所謂採賾索隱窮理
盡性多過是編矣卷心七篇做
子輿氏題曰疑懼以爲莊叟自居
以先生之謙也余向以爲執中之
寶能輕傳之而終秘之均非先
生授書意也戊申歲余叨以地

官分務英會視事之暇檢之簡
中登粹以廣其傳余知是編之
行也王充之論衡讓其確應劭
之風俗通讓其典班固之白虎
通讓其辯蔡邕之獨出讓其
闡其他諸子瑣綴勒襲徒是以
聘請資于實際蓋以此然已矣

能窺先生之藩籬耶。雖此
非特超軼古人已也。即先生於
書法集或專揚確古今或專研
精訓詰至求上六骨徹天人會通
亦當以是編為首出云

萬曆戊申歲季夏嶺南張世
題 太原王穉登書

疑耀卷之一目錄

孔子無鬚眉辨 舜有兄妹

生子無功 姣童

誤躬作弓 書籍板行

高皇帝像 許由

五霸 窈窕

孟母姓仇 放生

韓縝不識女字 漢祀以鶩易鳧

望帝化鵑

癡了

顏子安貧

古人辭大

伯仲埴篲

蘇武娶胡婦

徐庶歸曹

北音無入聲

經濟

漢唐二高識度

巫覡惑人

生煙

萋字

鬱林葛

泰山神祠

星命

韓昌黎未見道

洞庭湘妃墓辨

附徐司馬書

石經

賀季貞乞休

百器

賢季員之朴

歐陽敏收墓辨

州翁后黑書

韓昌黎未具齒

疑耀卷之二目錄

柳子厚非國語

施全

賈誼蘇洵薄德

噴嚏

生乞壙志

荔枝

石炭

介之推燭武

開脇而產

詩叶管絃

姤婦不可少

莊周鼓盆

四凶

司馬文正海忠介

佛書入中國

殿廷植花柳

黃冊

尾大不掉

雁足書

羣龍無首

佛不能作福

書啓慎餘字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易字義

楚子問鼎

漢高后答匈奴書

駮頤沈沈字義 漢書人物表同名

機雲爲顧婦贈答

六朝文法不通

雪月二賦

韜畧非昌望筆

明月夜光

珊瑚

輦路

慎子名姓辨

結字即髻字

名字相同

冠服不必反古

袴制

禱夢九鯉湖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坡公論畫竹

坡公詩文

佛字辨

瘡病聖人

大麓辨

經與傳各行

三字名辨

論語微子第

二王名字之繆

針砭藥餌

寇萊奢儉不同

觔斗

劉表工書

有餘不足

水銀

焦仲卿妻

夏世最文

字學之難

班固賦用騶虞

翡翠屑金

服玉屑

西方聖人辨

齊罇鐘銘

鷓鴣

花蕊夫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芥菘夫人

齊輪奐餘

鱸鱖

鼎王骨

西大聖人鞭

班固趨用鷓鴣

裴翠骨金

夏對景文

字學之難

疑耀卷之三目錄

八分隸楷辨

丘明非姓左

蚩尾誤作鴟

障車文

射策之制

烏鬼之辨

晁無咎能畫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男女兩體

詠花不語

滕王蛟蝶圖

婦人自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瓊奴

宋紙背面皆可書

衡術

骨肉相關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二千石

五星聚

婦人以父姓為名

七均七始

雲南荔枝

習流

文正美謚

石奴

茶用鹽薑

白牯青奴

秦法棄灰

臧文仲

至老稱詩

樂府訛缺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婦人裸撲為戲

司馬光辭知制誥

陰陽地理之說

餐菊

蘇子由制策差錯

死而尸溫

古章奏皆手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六

宗藩之盛

燕脂

粉

姮已

火浣布

太玄潛虛

楊用修妄改杜詩

象

天地止有三行

衣冠以白為忌

海月

詩文必有所本

餘茸子

七七

疑耀卷之四目錄

圖書生剋

雲列祀典

附徐司馬議

拜帖不古

東坡前定

佛經不真

通家之稱

莫愁

李至有功名教

假葬

建文還京

壇醮之始

地下有世界

周禮大司樂辨

附徐司馬議

帝王簪珠翠

檣杵

雞口牛後之誤

晏安鳩毒之誤

鬻割雕字

窖養花木

藟苓字相通

治亂其苦黑白

介雞

鬱鬯之辨

鷓字辨

無廉耻做得尚書

孔子采詩不及楚

三十六奉朝請
詞人用事

惡獸爲名

佛不度女人

上林羽獵二賦

風流罪過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仙書皆僞筆

仙宦非共途

陶淵明乞食

道學可護短

姜維母書

天問可疑

元微之詩

元白皆無兒

九歌

禹娶四日即治水

荆公不事修飾

古今兩弄

西北水田

詩文顯白古奧

古無騎字

露筋廟辯

儒釋不必相援

宋玉招魂

二王書法

丙午丁未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疑耀卷之五目錄

蒼梧寄生酒

糟可療日

朱考亭妄評杜詩

阮宣子歛錢爲婿

帝王謚號

元俗近古

以詩句定人品

滁地爲南北要地

藥律不講

國初乘驢

詩法

淫亂之始

婦女遭亂

王導遺誅

陶侃被誣

青紙詔

祿命家言

司馬遷論五音

改元

州里難行

漢昭烈顧命

更漏

學官

邵堯夫不娶

險字押韻

世宗崇道教

晉八伯

燈夕

蘇東坡寓惠

韓昌黎登華山

戴逵阮瞻

邊韶

孫叔敖

寒食

上墓設烏飯

生兒詩

以行呼

社稷

二氏

太監雲奇

女兒把子

諸葛入蜀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觀日出入

東漢碑文

篆體

獸名窮奇

繡襦傳奇

古裝書法

秦始皇年歲

婦人不宜稱姬

五刑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生而有文在手

戒牒

受財產

玉牒

火葬

尊鱸

牛頭阿旁

鉅靈

皇帝王

梅竹宜瘠地

藥樹監搜

佛書可疑

漢閨之誤

姻媾

珠池

烏寶

石有生長

子孫用祖宗樂

骨董

拾青紫

種竹

持齋

龜竹

書禮

骨董

奇青紫

可食生具

千絲用頭宗樂

糝出

烏寶

蕪閨之脂

歐歌

藥樹溫甌

勸書可錄

皇帝王

無竹宜春世

中題回卷

聖靈

疑耀卷之六目錄

茶

林通

樂府之誤

書簡用死罪

張楚

王弼註利貞

孔子責冉求

王道王路

夷齊不食周粟

獬豸

伯益之壽

堯舜被誣

鼻天子冢

張生夢舜

儒釋相通

九言詩

司馬溫公之貧

琴辨

九河考

龍涎香

漢碑

柴桑

荔枝

消摩

擊壤

以糟飼馬

家里

五大夫松

芍藥握菽

千文

蘭香

東方朔滑稽

木棉

朱提銀

蜀漢不制樂

分野

古樂之亡

無逸之誤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河清酒

在田之義

古祀必卜

人奴

不庭

星隕如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燒酒泥荔枝

龍蛇歌

爛柯

盜跖

今隸

藥箭

弱翰

馬汗血

水利

鱷魚

吳復古

漢劉熊碑

夷齊考

孔子姓氏

癰疽瘡環

王荆公不知詩

精舍

老人子無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舍

步入子無邊

疑耀卷之七目錄

纂修恩賞

看畫時知孤寒

驢牽船

醴

龍無髓

不信夷齊扣馬

穎師彈琴詩

齋醮

婦人在軍中

磁器

視草之義

眼鏡

不合時宜

皮船椽矢

緇易虜首

王勃千歲曆

赫胥氏

曷字辯

李虛中以疽死

九罭

天門開

在齊聞韶

孔子不言樂

譜系之學

封禪

能耐通

老始學詩

禮部韻

易有小石

五經皆有韻

四民

古琴

火鈴

祀孔子之始

曾點鼓瑟

乞燔

石介七十喪未葬

帝王之後皆蠻夷

文天祥考

宮詞

禹錫玄圭

郭公

顏謝優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九州考

誅少正卯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關侯謚辯

薛居正妻

漢書古本

墨 璽印

不施其親

商之後獨盛于夏周

几

黃山谷不言命

梧桐自生

書經今文古文

拆字法

石介不能書

疑耀卷之一



溫陵李贄闕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孔子無鬚眉辯

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萇弘之所談
姑布子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荀卿
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備矣獨未及舌者舌
內藏不得稱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



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鬚與眉則載記皆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何燕泉亦信然其說謂先聖委無鬚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頷頰間鬚髯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

云誤筆耶余按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子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至孔丘乎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爲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鬚時天下王侯亦皆起敬不敢以爲稚幼而狎之非真謂果無眉鬚也按方言東齊謂老

曰眉此言無鬚眉者猶云未鬚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無鬚尚可信至於無眉亦可信乎

舜有兄妹

舜弟曰象或云隨母嫁瞽瞍者未知是否然人皆知舜有弟象而不知其有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嫫舜妹嫫或

作嫫史正義作穎又作繫畫始於嫫故曰畫嫫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嫫每爲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按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畫又非始于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始作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

畫紀補遺陳德輝續畫紀米芾畫史湯君
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
然亦皆止言有虞作畫而不知作畫者舜
妹嫫也故詳著之

生子無功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臣無勲
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茗
溪漁隱又載南唐時宮中賜洗兒果有近
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媿無功李主曰此
事卿安得有功何前後人之紕繆相合如
此

姣童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許魯
齋在中書日欲買一僕牙儂以能應對閒
禮節者進輒謝去最後得蓬首垢面愚騃
者乃用之或詰其故許曰聰明過我我反

爲其所使矣旨哉斯言余見衣冠家畜妓童如龍陽秦宮輩非惟能役使主人且往往能滋物議乃知魯齋之言非欺我也余性絕不喜此輩交遊中嘗以爲訝余曰許魯齋聰明人尚恐爲奴僕聰明者所役余愚騃人也能堪其役使乎

誤躬作弓

漢陳寔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寔有何意義及讀洪适隸釋寔寔壇碑君諱寔字仲躬乃了然始知諸書皆誤作弓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弓字用又何誤也

書籍板行

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表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

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
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
又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
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
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
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
唐繼之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
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
于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
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
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
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
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
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旣多且易致如此其
文辭學術當倍蕪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
非多而難精耶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高皇帝像

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模高皇御容龍形虬髯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爲真矣余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豹額環眼之狀若聳其肩兩髭橫分鬚長裹臍皆至二后則以紙蒙之不敢啟云

許由

張茂先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讓許由事揚子雲亦云誇大者爲之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則知莊周謂堯以天下讓者乃文飾過當耳而雄遂以爲全無許由故楊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

人間有許由余謂雄非不信有許由也許
由當堯之時尚不屑爲九州長而楊雄當
王莽之時乃以莽大夫終其不信有許由
也欲以自掩也

五霸

霸之有五春秋傳皆謂齊桓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而孟子止言齊桓晉文不言其三
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莊本皆夷
狄皆不足稱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
豕韋與齊桓晉文爲五者何燕泉亦從其
說余謂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
霸之名當以春秋爲正

窈窕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
幽閒之地也詩稱窈窕淑女鄭玄箋爲幽

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楊子方言以美心爲
窈美容爲窈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爲德楊
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字
皆屬居處遂以朱氏之訓爲謬余謂不然
窈窕原有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卽以居處
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孟母姓仇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
掌齊後也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椽宋有
掌禹錫修本草者卽同孟母仇姓仇掌通
用字書反爪爲掌

放生

浮圖氏謂殺生者有罪放生者獲福夫佃
漁罟網始自庖犧若如浮圖之言則聖人
庖犧當爲地下罪人矣此歐陽永叔之言
誠足以破世人之惑第仁人君子存心誠

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者孟軻氏所稱君子遠庖厨此語得之又安問罪與福哉

韓縝不識女字

與俗人書劄不可用古字多有不解者宋韓莊敏縝字玉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樂及見殊有愠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莊敏韓忠獻公億之子豈俗人者亦不解古字如此

漢祀以鶩易鳧

武帝祭宗廟以鶩當鳧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鳧非難得之物鶩與鳧大小相當以鶩易鳧想必有說俟之博古者

望帝化鶩

子規子鶩杜鵑杜宇又名規又曰周鶩又

曰催歸又曰秭規皆一鳥也來敏時蜀論
有云荆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荆人求之
不得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立以為相
許慎註說文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以慙
死化為子雋鳥杜工部詩曰望帝春心託
杜鵑余按常璩華陽國志杜宇稱帝會有
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害帝遂委
以政事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

故蜀人每聞子鵑輒悲而思之是子鵑之
鳥非望帝所化明甚

癡了

晉楊濟嘗與傅咸書有云生子癡了官事
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夫癡之一字
豈但了官事而已人能解得此癡字則人
間世無一不了了矣

顏子安貧

古之安貧者如黔婁原思榮公東郭皆其
難者然惟顏回最著而古傳記所稱回有
田二頃此亦足以具饘粥矣何至簞瓢陋
巷而屢空耶無亦回之好學不求安飽故
孔子亟稱之遂以安貧之名獨著于後世
耳韓昌黎謂簞瓢陋巷乃哲人之細事又
何怪其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也

古人辭大

晉周處嘗爲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
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
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仕
宦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
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伯仲埧箎

八音皆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
兄弟之和止以埧箎注疏及朱考亭注嚴

氏緝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律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箎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箎之徵和塤爲宮而箎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其旨微矣嗚呼余有四弟而同母者三中道見捐門祚衰薄孤塤之奏何以成音一歎

蘇武娶胡婦

蘇子卿娶胡婦卒蒙後世訾議余竊疑之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隨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曰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妻於胡得無朱勣之

見耶第未知此胡婦美陋何如耳或曰胡婦之美無疑不然子卿何丁年奉使皓首始歸耶余爲掩口

徐庶歸曹

晉周彪爲西戎校尉守涪城母妻爲符堅將楊安所獲遂降于安此與徐元直舍劉歸曹同情但彪旣歸秦屢折辱堅又嘗潛至漢中爲堅追獲後遂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被撻徙太原而卒亦足以明其不事秦矣元直一歸曹遂安于曹無他自明處以此恨恨

非音無人聲

周德清在元時自謂知音者故嘗著中原音韻今所行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故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余竊疑之不知其與周德清

之音韻實暗合也德清北人其所著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爲溜以國爲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九爲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南西北也闕一其可乎故余所梓太和正音譜曰北雅以此

經濟

學者有志用世故當講究經濟然不可以經濟一念先入其心董子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所以爲萬世醇儒也宋仁宗朝胡安定教授湖州至以治事名齋王介甫作詩以美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其安定經濟之教深入其心乎迨熙寧柄國安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首實保馬保甲農田水利則皆其平日聞安定之教以講求者故介甫少嘗見濂溪耻於下問及其

爲相時濂溪年五十有四張橫渠年五十有一二程年三十有八九介甫皆以爲不足與有言其所用之人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皆急於經濟者也陸氏之學高於事功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皆爲朱考亭所不取其意念深矣

漢唐二高識度

漢高帝初爲亭長告歸之田有老人過請飲因相呂后及孝惠帝曾元公主皆大貴及見高帝乃曰鄉者夫人兒女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帝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使人追而殺之殺之是也先儒謂其德色如漢高祖者非也何者

古今欲爲不義求福於非望者多起於佞人之諛詞有以激發而成之當秦隋將亡之時欲爲漢祖唐宗之所爲者不知其幾爲父老書生之談者亦不知其幾彼父老書生偶驗於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驗者多是激發他人求福非望以陷于禍敗者亦多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禍其罪可勝誅哉追而殺之

唐高之遠識過漢高萬萬矣史乃謂唐高之追殺書生懼其語泄理亦有之第其意雖私其事則是如以爲德色不過女子小人歆慕富貴之心英雄如李而肯遽德色於偶然之虛譽乎

巫覡惑人

南人信鬼里中有以婦人代神語曰聖卽古之巫也亦有男人爲之者卽古之覡也

嘗有婦人喪子往聖男所請問其子聖云
子來矣聖乃代其子語云我饑當得母乳
此婦人遂開襟出其乳哺之於是聖男就
抱此婦人頸哺乳此婦人不覺痛哭而歸
語其夫以聖爲亡子狀相與神之其夫大
怒撻之曰汝子死而問聖聖妄爲汝子而
欲乳汝輒開襟出乳乳之設他日汝夫死
汝或問聖而聖妄爲汝夫欲求汝合汝得
無從之乎余聞之不勝抵掌後讀元魏高
允傳諫高宗書有言敝俗未改者謂祭必
立尸使亡者有憑今魏俗已葬菟人直求
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
俗竄亂情禮與開襟乳聖爲子正同

生烟

劉禹錫竹枝詞灤西春水穀文生宋人小
說以此生字爲生熟之生殊足一笑楊用

修亦以爲然至引謝朓詩遠樹煖芊芊生
烟紛漠漠又引謝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
徑覩生烟而知墟此爲生烟何者爲熟烟
耶此三處生字皆當作生發之生方有意
味

萋字

今南人多用檳榔及萋然皆不解萋字劉
涓林蜀都賦注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味

辛香生巴蜀嶺南卽鄭樵所辯西南夷傳
菹醬曰浮留是也又名扶留徐廣曰木似
穀樹其葉如桑用葉作醬以酢羹菹亦作
枸音矩徐廣注音窶俗呼作萋蓋本於此
第今乃藤生非樹生也故菹醬者以菹爲
醬今其制已不可知然亦醬成乃可稱菹
醬若稱菹卽爲菹醬是秣可製酒而未製
酒之秣亦可稱秣酒乎又云司馬相如使

蜀時求而得之者第今巴蜀絕無此物惟滇中有之其子作穗土人乾之以代其葉殊不類桑椹若產嶺南者又絕不作穗劉淵林云實長二三寸辛似薑不酢小顏云緣木而生二說得之

鬱林葛

粵中多產葛惟鬱林州所產者知名最久齊武帝作估客樂曲被管絃乘龍舟遊江中令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以舞此曲卽今之鬱林葛也

泰山神祠

海內神祠惟泰山碧霞元君最盛然世莫詳神所自出余閱馬端臨通考泰山絕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

詔易以玉石旣成上與近臣臨觀復礮石
爲龕祭焉及考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
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
迎西崑真人則元君或亦七女中之得道
而仙者織女名天孫而岱岳亦名天孫豈
以此邪李白遊泰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
下九垓似亦有據是元君在唐已有之至
宋而香火始盛耳

星命

六首

祿命家言其星辰名字皆後人杜撰不足
信者熊退叟嘗作命說送術者雲岫有云
三代盛時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陰耗之星
夫何居里有公選科目未與科名科甲之
星夫何麗此言真足以祛千古之惑

韓昌黎未見道

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見道余謂昌黎文固

自佳而道或未之見無論三上書三及門
爲有識者所嗤卽潮州到任謝表更露破
綻通篇千餘言無非帖首搖尾乞憐之態
夫東西南北唯君所命何遠何近何美何
劣昌黎則首言潮地遠惡人所不堪毛遂
自薦雖五尺之童羞之昌黎則繼言其學
問文章爲時輩推許至論述朝廷功德則
古人不讓此時朝廷有何功德足以稱述

而昌黎至欲以封禪泰山歆動人主夫司
馬相如何足效也始以諫佛骨而見斥旣
欲以請封禪而媒進非兩截人乎謂之見
道誰則信之宋石介獨尊信昌黎嘗著尊
韓論其徂徠集中不一而足且曰吏部不
敢名也豈好而知其惡者耶

洞庭湘妃墓辯

按永州志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

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爲湘妃墓古今相傳爲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溺於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遊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博士之對始皇也王逸楚詞亦遂以二妃爲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

酈道元羅含諸人相承爲萬世不解之惑及樂正子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塵錄吳格甫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而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峰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余按尚書舜

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卽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典陟方註亦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尤足掩口夫尚書所稱舜陟方乃死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則堯未殂落而舜攝政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

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傳會故傳禮者又傳會博士耶或爲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

而溺死亦未可知耳余曰否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者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時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於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况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一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死也蘇子瞻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

故汲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

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
哉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於蒼梧夫伐苗
者禹也已窳三危矣何得勞無爲之舜於
耄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冢
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
蒼梧在廣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云
舜南巡狩至於南岳豈又幸九疑遂崩而
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

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玄敬亦有疑
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墓在
始興有鼻者有庠也卽今道州九疑之墓
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
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
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
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舜陵耶漢章帝時零
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

瑄十二枚呂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禮伏子
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
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后漢書皆言昔西王
母獻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
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
和八風則白玉之瑄爲舜之寶器明矣胡
爲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
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

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瑄遂傳流
零陵耶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
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
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卽
陵也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
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
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
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

渺不可信矣又寶積記云舜葬于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瞑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曆數既往歸理茲山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四說尤妄誕不足辨故朱晦菴粵西舜祠記業

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爲之辯耳司馬光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爲得之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得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不吊水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吊之災萬世下卒未有辯白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亦

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卽堯典之二女耶郭璞稍晰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稱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爲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於蒼梧璞亦未之辯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

蒼梧沈存中繼其說亦云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稱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據矣景純又云卽令二女從舜其靈達鑿通無方尚能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况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爲夫人故當以此二女爲天地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旣不足據而帝妃不可

降於洞庭小水爲夫人天地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爲夫人乎此王逸韓愈所以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爲之說此二女者當爲舜之第三妃癸比氏所生者是舜之二女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做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照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豈以河大澤可爲洞庭

也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爲舜之二女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爲實至引陸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可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余按竹書紀年舜卽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于渭帝王世紀又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

曾隨其子徙封于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
英塚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蒲州南
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塚絳
州鼓堆祠神爲婦人像祠中石刻亦云舜
之二妃夫渭與商與蒲與絳三者必有一
實然皆非楚地則岳之湘妃墓非女英之
寔明甚獨盜所發女英塚乃多得大珠璆
金玉盃又似與茅茨土階之風不協則不

能無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
葬焉按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
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崗一名鳴條
陌而舜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
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鳴條爲南夷
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理諸志鳴條之地
並無蒼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
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真寢不可考記禮者

或傳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傳會禮文皆不可知也余謂考古者當以聖經爲正信漢儒不如信吾孟軻氏故舜既葬鳴條則雖南巡矣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湄一葬于商或葬于蒲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故不得不爲之辯

附徐司馬鑿書

讀洞庭湘妃辨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崗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

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
本文也註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
註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
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
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
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
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辯今天下稱蒼
梧者三粵西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

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
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
粵西舜祠無謂已不待辯洞庭蒼梧
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翼
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
舜葬於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
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海
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

耳竹書文最古縱有傳譌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據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乃崩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爲舜崩之年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祉豈有帝

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海僻一隅昔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唯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

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敢於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証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旣無定名安知古鳴

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蒼梧卽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尚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

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

碑凡四十六板三行分樹於太學之前五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板時十六板存十二板毀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板悉毀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毀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時毀者已十八板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板也然亦止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邕筆豈建寧石經

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
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
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
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
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爲三體不知三
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註熹平
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
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列與

石經不同水經注又云漢光和六年刻石
鐫碑載五經立於講堂前余按建寧熹平
光和皆獻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
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
平石經雖知爲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爲
何經光和石經非惟不知經爲何經書爲
何體卽書者亦不知其何人矣豈邕旣書
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

者光和續書之耶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石經不知其書爲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亦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卽金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爲誤

然其書久亡亦窮經博古者之一憾也○魏陳留郡鄆淳嘗書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亦卽漢之三體也然亦未詳其爲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蹟已亡亦皆未詳經爲何經筆爲何人一字二字之爲何體也○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

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之
凡九經共一百六十卷亦不知爲何人書
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鑱石
太和七年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并孝經
論語爾雅爲九經凡一百五十九卷字樣
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
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卽太和九經自孝經
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爲何經也

但太和字體大乖師法名儒宿學多不親
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冰又頌刻石作
篆備書六經後不果其所稱六經豈卽周
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記及周禮耶今秘
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玄宗八分書天
寶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古墓勒上石者完
好如故蓋宋榻也○僞蜀相毋昭裔嘗取
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論語爾雅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間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間席叔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閱統志宋紹興間席益嘗刻禮殿聖賢圖於成都石經堂豈益卽叔獻耶春秋傳亦未知爲何人書而於祥字皆闕其畫此

必孟蜀時筆也余幸承乏西省校閱秘閣藏書及見蜀本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未知爲何人書其紙墨之精拓法之妙當是宋物真希世寶也撫玩一月不忍釋手○宋室和元年命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於太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同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限畢工餘經

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刊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刻石立於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辯是紹興石經未必皆高宗筆也然趙宋御筆高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乎第自古鐫石者惟經而

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亦腐史千載特達
之知也

賀季真乞休

賀季真乞鑑湖歸老古今以爲美談余攷
其時年已八十餘矣故其回鄉詩幼小離
鄉老大回聲音難改髻毛衰家童相見不
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夫仕宦而至八十
餘不歸復何爲耶季真嘗謁一賣藥王老

問黃白之術持一珠貽之老卽以珠易餅
共食季真心念寶珠何以易餅口不敢言
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是季真者乃貪
戀富貴一老悖耳張旭謂賀八真清鑑風
流千載人豈別有所據耶若以乞鑑湖歸
老時爲風流則鑑湖有靈必爲吐穢矣因
考漢二疏乞身亦皆居閒曹耳若居津要
未知能勇退否白居易有詩散員疏去未

爲貴小邑歸休何足云此足以評二疏矣

流于薄人意以言其寡中言以言其貴
變富貴一法割耳兼此階賢人真貴豈風
法曰劉客未剝游何由野長率真肯以貪
若貪字真心念寶糶何以易糶口不煩言
則黃白之游特一糶誤之步唯以糶易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疑耀卷之二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却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



銜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卽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諱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卽可爲國語否耶而柰何諱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在人心卽恩私不能奪耶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卽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頴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

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
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
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
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已難賈誼之於吳
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已矣豈有所諱
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卽
願出門下身後卽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
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
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輒肆詆毀
真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卽
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
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
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
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三
三
嚏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嚏爲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嚏爲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嚏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夔離華言萬歲也今額外人噴嚏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卽

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互相一薤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

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雜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襍錄謂卽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

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
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產

陸終氏聚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
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
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
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
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

隘矣彼修己背坼而生禹簡狄育坼而生
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
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
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
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
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
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
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
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
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
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
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
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
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
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
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
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
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
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

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胤嗣旣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亾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忝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

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溟雲谷襍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

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
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
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
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
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
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
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兒耳自朝至
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

多致厚資還櫬之曰老幼提携頂鑪香夾
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
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
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
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
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
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
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兒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塚斲棺帝不許乃奪贈謚卞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

吳郡
卷之三
十一
人已 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第
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
馬未入中國之前也况明帝時傅毅對帝
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
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
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浸淫耳

殿廷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
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
植花柳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
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黃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
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卽位嘗勅虞玩之
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

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帖三年一造戶籍卽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書縛雁足蓋漢使者常惠自胡中還知武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

克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還有
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
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
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雁足
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
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
帛書復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
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
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
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
南伐越二年宋亾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
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
問罪於胡經畱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
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群龍無首

易群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

首則爲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俾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爲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爲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

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爲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卽此意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

群龍之時卽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
余故曰群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
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
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
無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
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
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蓋佛骨至而
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慎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慎餘左冲無
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
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啓必於
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勅批荅之類
故紙尾結言慎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

有他語也

術者決王荆公去位

王荆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

不疑何卜公愾然歎服去意遂決

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決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

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
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
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蚨蜴者注卽
螻蛄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
江北人呼爲蚨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
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蚨
與蜥音相近或蚨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
况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爲易也
卽蚨蜴之蜴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
易爲蚨蜴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
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
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
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
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

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妄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強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荅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諄謾甚矣高后召群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

吳光 卷之三 十九
過聽不足以自汗能無汗顏乎

黻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黻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黻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黻多驚而偉之故黻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

且上止言黻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文恪曰黻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黻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見也沈音長舍反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深邃之見則於黻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語必有所指今苦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
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
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頴婦贈荅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
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爲彥先之婦贈彥
先也且士衡旣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
彥先婦荅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
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
越石贈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
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
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
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
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

乃添入卷異愚殊二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旣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潛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錄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卽惠連起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

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卽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

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

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

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
據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爲車輦所行之路李周
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纒屬
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
卽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
道今人以官署墀內之道爲甬路乃傳誤

也

慎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趙岐注慎子名
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慎到
趙人謂慎子卽慎到是到又慎子之名諸
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爲慎
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
者豈慎子以滑釐爲名而以到爲字耶皆

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慎子與彭蒙田
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
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慎子所云滑
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
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慎子其後以字
爲氏而以滑釐爲慎氏所自出則益誤矣
慎子之先當有慎氏慎之姓非自滑釐始
也

結字卽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界卽髻也史記
西南夷傳魁結卽魁髻乃借結爲髻韓退
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
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
結喉是不知結卽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
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
蓋結髮卽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複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冠服不必復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復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

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禪卽袴也古人袴皆無褶女人所用皆有褶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褶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

閩中九鯉湖禱夢者響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庠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旣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錄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

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
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
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
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
名于闞堅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
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闞堅之門
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
像屈原之廟非終始無底安能有此洪适

因引漢靈帝時太丘長陳仲躬吊中常侍
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便自快然蓋時
政旣昏達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
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
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
爲闞堅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
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
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及作文與可篋管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蚻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

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雕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情焉喪之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卽推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臨池又進而天下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真然多失於粗止能爲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

知坡公也

佛字辯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芻又

作歎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
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弃父母離
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
也以佛爲覺蓋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
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卽
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
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
請以質之事佛者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
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
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
天雖忠如姬且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
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錄尚書事蓋本于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克已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羅長源得之其說

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錄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祛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雷風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雷風雨而舜偃然自若殊無驚佈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

喪七鬯舜能不迷於烈雷風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雷風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雷風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繁菁謂之繁菁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兩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繁菁之字卽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

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蓀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周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悞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弃故舊則新聞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草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

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弟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爲可笑

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
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
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
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
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草而孔叢子及世紀皆
謂伏羲已先爲之并制九針以拯天柱余

意百艸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
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
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
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
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
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晝禪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身類
卷之三
三十一
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
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
點油燈罷官日厠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
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真異於
公孫

勛斗

今人以頭豎於地以脚番上爲勛斗戲諸
書皆作勛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
堅未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
跟也或作跟則勛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
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勛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
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
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
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耳今景升遺蹟絕無存者秬文志有劉表集亦已久亾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有餘不足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以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瀕音同本艸圖經

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
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羗乃於山石中
採麤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
覆以盆器外加火煨養則煙飛於上水銀
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
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
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羗
蔡老彼人亦云皆燒煨也及按西粵志云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
外境市之或逃死僮僕或姦商縛雇役人
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卽引至
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
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鑊去其首仍埋
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
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
取法同是與本州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始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清池乃遇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卽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問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式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城臯令印臯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況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睢鳩以美后妃之

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睢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
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
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
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
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
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
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
卽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延舉據
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
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

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
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
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
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罇鍾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罇鐘銘
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旣云妣又云母先言
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鷦鷯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鷦鷯至則主疫不祥
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蓋夫人

孟蜀時花蓋夫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
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
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
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輦處皆

有題吼鑄于金石今載在豪異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蓋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槩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亾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卽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亾耶余按諸傳記花蕊夫人姓費陶九成輟耕錄曰夫人乃徐匡璋女實拜貴妃號曰花蓋者以喻其美也不知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若是衆也

八

疑耀卷之二

疑耀

卷之二

四十四

錄

卷之二 四十五

昔長衆也

與則聖爾聖同

實拜貴收歸曰汝道消人念其美也

按費固大汝辨持驗曰夫人以余曰章



疑耀卷之三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子孟奇訂

八分隸楷辨

書家先有古文次有籀文籀文卽大篆也
次有小篆李斯損大篆而爲之也次有隸
秦政時法令繁劇軍期嚴迫大小篆難倅
就乃約之而爲隸以其可施於徒隸故曰



隸或云程邈所作邈故徒隸也其法簡而且易便於佐使又曰佐書或又云王次仲所作李陽冰曰王次仲始作八分以當時隸字少波勢乃增之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蕭子良曰漢靈帝時上谷亦有王次仲與秦時王次仲同姓名亦常作八分書鍾元常謂之章程書此八分書所由始也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

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則與陽冰字方八分之說又異漢石經者蔡邕所書卽八分也元常善八分有隼尾波今泰山銘卽此體是古之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法也程迥曰東漢以來碑刻皆用八分書如程邈書是也今見古帖隸書自是今之小楷孫過庭書譜謂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艸體彼之二美逸少

兼之過庭所指元常隸書卽今所傳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爲隸矣故蕭子雲啓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與過庭之說相同歐陽集古錄跋則以隸與八分爲一趙明誠金石錄又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是八分也隸也楷也似皆一體也黃長睿曰自秦易篆爲隸漢世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

體尚有篆籀意象魏晉以來元常士季及王世將逸少子敬輩始創作小楷皆遷就漢隸運筆結體尚圓而雅淡其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元常力命宣示二表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右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而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

遺範也惟陳隋間正書則結字漸尚方而不尚圓然猶依倣漢隸一二唐初亦爾也及歐陽率更虞永興出乃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鍾王楷法彌遠而漢隸遺意無復存矣是八分與隸及楷唐以前皆作一體唐以後隸與八分爲一體而楷遂自爲一體矣故今之楷全無隸意則歐虞壞之也余謂今之楷書不宜謂之楷只宜謂之今隸而漢之隸爲古隸可也

丘明非姓左

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余偶閱一小說吳興地名丘墓者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史丘明之後云明爲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丘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據故表而出之

蚩尾誤作鴟

今宮殿鴟尾之鴟非鴟也乃蚩字漢武帝作栢梁殿恐有火災乃飾以蚩尾蚩蓋海獸之名水之精也可以厭火今作鴟殊誤

障車文

世皆知古有催妝詩而不知有障車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鍾傳女適江夏杜洪子時及昏暝令人走乞障車文於湯篲篲命小

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而成今其文不傳想亦催妝之類也

射策之制

今人皆知科場對策爲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於几案上令士人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而對之或亦一說也但攷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所據

烏鬼之辨

杜工部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沈存中以烏鬼爲鷓鴣碧谿詩話引元稹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稹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故碧溪以工部所稱烏鬼爲神鬼非鷓鴣也余嘗疑之謂稹或得於傳聞故戲而入詩耳一日讀稹集有聽人彈烏夜啼引詩乃謂作拾遺時被謫其妻竟禱

於烏鬼始得還官則是實賽烏鬼也而烏鬼乃鬼神矣第烏鬼不知何神而稹之妻禱之稹信之殊足掩口若工部所稱烏鬼則沈說爲正碧溪爲謬蓋下有食黃魚語非鷓鴣而何

晁無咎能畫

唐以後文人未有不能畫者如晁無咎未嘗以畫名偶閱陳後山詩集有晁無咎畫

山水扇詩云前生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
屈蓋代氣萬里入方尺則無咎之畫亦有
足觀惜世不傳耳若阮始平能畫畫譜亦
未嘗載後山詩可以補其闕矣

韓昌黎白太傅皆惑於服食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蘇東坡稱之謂其
一言爲天下法以余按之有可疑者昌黎
諫佛骨矣晚乃與佛子大顛遊又作李干

墓誌歷叙以服食敗者數人爲世誠而晚
年復躬蹈之白樂天有詩曰退之服疏黃
一病訖不痊是昌黎知誠人而不知自誠
也然樂天旣知謂昌黎亦好言服食事嘗
有詩曰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卽
飛其序云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
以藥術爲事乃知異端易惑卽高明之士
亦所不免也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

誤二公豈未之聞耶

男女兩體

一友人嘗謂余言今武進縣尚書某者其夫人半月爲男半月爲女爲男時能禦女自置妾媵余始疑焉後閱諸傳記則徃徃有之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具男女兩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晉五行志謂之人痴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其僚友趙叅議

者有婢甚慧叅議欲私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體也遂聞於有司蓋身有兩形前後姦狀不一乃寘極刑元有李安民者嘗於閩之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接一再漸具男形與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私通事正相類張師正採異錄景祐中廣州舶商韋某女年十歲變爲男子與侍婢交有孕嘗與吳舍人潛同學好

讀文選雖鬚出於頷然舉止言譚猶婦人也彼武進尚書夫人何足訝哉然玉曆通政經曰男女兩體主國淫亂此非太平之世所宜有也大般若經載四種黃門其四爲博又半擇迦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房二星皆男女兩形更爲雌雄異物志靈狸者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若此輩者豈博又半擇迦及心房二星靈

狸所化生耶第諸傳記所載皆非令善武進尚書夫人猶富貴終身則不得其說矣

詠花不語

牡丹有名醉西施者韓昌黎詩對客偏含不語情羅隱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蘇東坡詩不如此花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三公皆詠不語而一解轉深一解矣

滕王蛺蝶圖

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爲滕王元嬰
余按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者畫蛺蝶
雀兒曲盡其妙非元嬰也

婦人自稱

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常以夫姓自稱
爲李衛今婦人自稱宜倣之

瓊奴

宋時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一詩云無
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
瓊奴類不書姓名陳后山有詩二首紀之
然亦未詳瓊奴出處余偶閱青瑣高議乃
得之瓊奴姓王氏爲郎中王某幼女父死
失身於趙奉常家爲主母凌辱道出淮上
乃自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有
歌紀焉則永安驛題詩之女子亦必名家
子嫁爲人妾而失意者也

宋紙背面皆可書

顏文忠每於公牒背作文稿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艸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顏乃惜紙黃或好奇耳余幸獲校祕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牒歲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

𦉳𦉳

今京師呼巷爲𦉳𦉳蓋胡語也世以爲俗字不知山海經已有之食𦉳鳥可以止𦉳郭璞注治洞下也音洞又飛魚食之已瘳𦉳獨𦉳字尚未經見

骨肉相關

宋楊敬仲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踈爲久要此誠理到語余於仕宦讀書朋友請從事矣獨骨肉一語不能如命衰慈八十膝下止萱一兒宦遠祿微不能迎養亾第一兒猶未成立平安之耗兩目欲枯若于此事可不相關尚何事可相關耶

關耶

給事中不宜稱黃門

今人稱給事中爲黃門蓋始於漢而不知其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卽黃闥也內人者闥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之下是黃門止可以稱宦者不可稱給事中也但漢舊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曰莫入對青鎖門

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鎖門拜則又非
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
蓋黃門本宦者之稱以其所司者黃門耳
給事中不司黃門而可以黃門稱之耶

二千石

世皆知郡守爲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
尉亦秩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
者

五星聚

五星之聚自周文王七年孟春五星聚房
春秋時齊桓公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
關五星聚東井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
聚尾箕宋乾德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星
聚奎皆載在史傳者凡四而已李鄴侯家
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
史未載是自周及宋五星凡五聚也天寶

九年之聚無論矣卽齊桓之霸亦何德以致之耶語曰天道遠信矣

婦人以父姓爲名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卽以父之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之以姬爲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旣於姬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七均七始

宮商角徵羽五音也曰七均者有變宮變徵是爲七也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夫一

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不能和也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故至角乃隔八下生其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是羽聲雖距正宮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也變宮又隔八上生其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是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亦止間一律也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以均調

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

雲南荔枝

荔枝閩廣四川有之他處未聞元李京雲南志土獠蠻以採荔枝販賣爲業當是荔枝之枝非龍眼荔枝之荔枝也

習流

史記越伐吳使習流二千索隱謂流放之

罪人正義謂流利慣熟皆誤吳水國習流者謂習於水戰也

文正美謚

文正之謚美謚也宋時得此謚者惟呂蒙正王欽若司馬光王曾范仲淹鄭居中蔡卞陳康伯八人而已後張知白夏竦皆欲得此謚而司馬光論其不同故知白謚文節竦謚文莊其嚴如此若李公昉王公旦謚法通紀亦曰謚文正者非也二公原謚文貞後避御諱世遂呼爲文正耳然欽若與卞何物而亦得謚文正何也

石奴

後魏時諸王孫貴臣多服石藥每病輒稱石發陳後山有詩服石爲石奴言爲石所使也石奴二字亦新

茶用鹽薑

烹茶今未聞有用鹽薑者薛能烏嘴茶詩
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東坡和寄茶詩
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陳無
已乞茶詩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鹽薑枉
肺肝是唐宋以前茶皆用薑鹽也有友人
嘗爲余言楚之長沙諸郡今茶猶用鹽薑
乃爲敬客豈亦古之遺俗耶

白牯青奴

傳燈錄長沙岑和尚有曰狸奴白牯却知
有白牯蓋謂水牯牛也陳后山齋居詩有
云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青
奴二字黃魯直云趙子充竹夫人詩涼寢
竹器懋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宜名曰青
奴及任淵注陳詩以白牯爲白角簾乃借
用以對青奴也恐未必然青奴是竹器疑
白牯是簾固是的對第後山詩博而核萬

無如此借用者或白牯別爲牀第物當是鄉語耳

秦法棄灰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此固秦法之苛第
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余嘗疑之先
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
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輒死故石礦之灰往
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計

仲夏之日又閏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
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氏注謂爲傷火氣是
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灰者
亦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乃古人先有此
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惟仲夏乃行
此禁秦或四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臧文仲

臧文仲左傳言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先

聖又謂其竊位其人品可知第古今三不朽之言首發之者文仲也在當時亦必能立言者今傳於世無幾豈以其人廢言耶抑遺逸多也

至老稱詩

龐相國籍喜稱詩卽相府幾務冗襍而吟詠不絕口及疾亟猶手錄十餘詩以示司馬溫公復書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其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薨今操觚之士一入仕籍便絕口不復稱詩且以此道相戒此固汨沒於世態蓋亦於此道淺故不得不弃去耳

樂府譌缺

風雅滅而離騷作離騷又廢樂府繼之此詩之正宗也樂府者漢之鐃歌是也當時采於民謠襍以趙代秦楚之風而傳世永

久訓詁譌缺至有不可曉者自樂府解題出而後稍稍能發明然今之辭存而可以測其義者不過一十八篇耳前後文人擬而作之無慮百數大率不宗本旨或自立新意以句讀富贍爲雄且言語淺陋皆失古人之意又解題出於二三子之手或智識淺薄不能究見其微使後之學者無所依據故千載之間竟無定論特存其名句

而已如思悲翁一篇有奪翁美人梟子五梟母六之句以理推之必無五子而六母也大意以梟爲不順之鳥言母携其子捨已從人而去力不能取故發於音聲而悲怨之今究其義則似是言五子與母併其數爲六也又有所思一篇乃男女相絕而相怨者其言摧折之焚燒之與君斷絕不復相思不爲已甚乎以此喻君臣則非三

宿而後出晝之義以此喻夫婦則略無忠厚之旨豈若我之詩猶有道其宿昔拳拳不忍之意乎余嘗欲變其本旨謂與君雖絕專思君庶可補於風雅而有益於世教也尚當與博古者再詳之

官吏不得受監臨飲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時以爲其法太重更議著令於是丞相廷尉議

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也第必須償費乃可如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爲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爲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弃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於此此法至宋時猶守之故賈漸起請

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置金帛作土風
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
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定斷其
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
物入已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鄰人
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於是
司馬溫公以爲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
遺其有公使錢人受還荅之物止謂珍異

充錢耳今曹修止於尊酒隨而自首已爲
刻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條以爲
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
所犯如上條必須贓滿五疋以上方得科
罪其不滿五疋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
論遂爲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
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
行至以餽遺厚薄爲官殿最安得賈漸起

類編 卷之三 二十二
曹修輩起而按之

婦人裸撲爲戲

宋嘉祐間正月十八日上元節上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裸體相撲者亦被賞賚夫婦人相撲有何可樂且上有天子下有萬民后妃侍傍臣僚縱觀而使婦人裸戲于前何以隆禮法示四方乎余初疑此或偶爾爲之後閱司馬溫公劄子有此一議乃知此戲原置樂籍中又民間街市亦以此聚衆爲戲不知始於何時有此不美之俗也

司馬光辭知制誥

宋朝凡知制誥者皆先試官久而後用故司馬溫公以修起居注試知制誥矣及實授知制誥凡九上辭免乃改天章閣侍制後治平四年復除翰林學士亦三劄辭免

夫溫公豈不嫻於詞命者耶其辭知制誥第三劄曰自知文字惡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詔令填委必閣筆拱手不能供給縱復牽合鄙拙尤甚暴之四遠爲人指笑及辭翰林學士第三劄亦曰稟性愚鈍拙於文詞若使解經述史或粗有所長於代言視艸最其所短此固公謙損之語然以余閱公生平文字其于詞命之體果不盡

陰陽地理之說

自是人各有能不能耳今代知制誥者皆循資而用不問能否何怪乎四遠指笑乎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至於喪葬爲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擇歲月至有累世不葬者余按古者葬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嘗問歲月相山陵也然考其子孫之

吉凶亦豈有異於今哉春秋書巳丑葬恭
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丁巳日葬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是雖卜日
亦不拘拘於日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
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不擇地形然而
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地之
吉凶又何論焉夫葬者藏也本以安祖考
之形體得土厚水深高敞堅實而祖考安
則可矣若欲爲子孫求福澤至延歲月令
祖考遺體暴露而不得藏是欲子孫安而
不必於安祖考也仁人孝子豈其然乎

餐菊

楚詞餐落英菊英也今人餐菊者皆生餐
之亦未聞有烹炮者溫公晚食菊羹詩采
擷授厨人烹瀹調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
真味完不知其法何似

蘇子由制策差錯

嘉祐中溫公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於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固毡兩號詞理高絕獨傷於切直而毡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固字號爲第三等毡字號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遂更差官重定復從初考遂以毡字號卷爲

不入等溫公抗議毡字號文詞臣不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入之中最爲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爲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曰言果切直不宜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無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是少年問學或未到耳今制考試編排字號皆用千

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製字樣故固毡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死而尸溫

宋嘉祐中廣陵有蔣生者逸其名死十四年矣而尸猶溫妻子不敢殯殮留尸於牀嘗有書自遠方以貽其妻子筆跡宛然劉攽有詩云三徑積荒艸玉棺不上天初疑青竹葬有值吳門仙妻子同脫屣衣冠如脫蟬何年獨鶴歸悲歌城市遷此亦載籍未經見者

古章奏皆手書

宋時百官奏章皆手自書進賈學士直孺爲諫官有所條奏仁宗識其手書每嘉賞之古人凡在仕籍無不工書者故一切章奏皆手書之非惟得敬君之體且機密事亦不至宣洩取敗今人多不能書故不得

美步 二〇九之三 二一七
不倩於書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
書而行草間見今古帖中尚有載者

黃六

今京師勾欄中諢語言給人者皆言黃六
余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乃指黃巢兄
第六人巢爲第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爲
黃六也

宗藩之盛

我朝宗藩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余纂修
玉牒萬曆二十二年止屬籍者已十六萬
人今又十年其生齒尚未知其數也偶閱
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宗丞制詞云
劉氏子孫在屬籍者十餘萬人夫漢祖掃
秦灰之燼我

高祖驅胡羶之穢其功同也故胤嗣之盛
亦相同乎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艸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爲婦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之艸染之者秦始皇宮中悉用紅粧疑始于秦余按李石續博物志三代以降塗紫艸爲燕脂又非始於秦也紅花一名紅藍又名■藍張騫使西域得之以其葉同藍故曰

藍燕或作臙作因作胭脂或作支匈奴妻曰閼氏讀作胭脂謂其顏色之美也有一說燕脂作烟支唐睿宗女代國長公主少嘗作烟支弃子于階後乃叢生成樹公主歎曰人生能幾我初筭嘗爲烟支棄其子今成樹陰映瑣闈人豈不老乎是胭脂又有樹有子非艸染者不知何種古詩匈奴歌云奪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以山

吳光
卷之三
二二
有艸可染臙脂又不獨出西域也

粉

古今實錄曰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其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卽今鉛粉也婦人傅粉自秦始皇余按墨子禹作粉張華博物志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或曰周文王時婦人已傅粉矣未知然否但婦人傅粉斷非始於秦也周靜帝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

粉黛令宮人皆黃眉黑粧黑粧卽黛今婦人以杉木炭研末抹額卽其制也若黃眉則唐詩有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今不復知其制矣一說黑粧亦以飾眉漢給宮人螺子黛故云黛眉曹子建七啟玄眉施兮鉛華落卽墨眉也

庾信詩云眉心

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是黃黑俱眉飾

吳光 卷之三 三十
未嘗廢黛也額上塗黃亦漢宮妝梁簡文
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虞世南袁寶
兒詩學畫鴉黃半未成是黛色或以點額
或以施眉黃色或塗額上或安眉角古人
媚妝隨意皆可

姐已

姐已古書有作黜已者說文白而有黑曰
黜字統黑而有豔曰黜二說皆不離一黑

字則姐已之貌斷非瑩白矣古有玄妻亦
云其兒如漆有光可鑑晉惠帝賈后短形
青黑色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慧
豔銀嬖之賜號媚猪此皆以黑見寵者世
廟有尚妃者兒亦黑宮人稱爲黑木娘娘
寵冠一時則黜已玄妻當不誣也

火浣布

逸周書有火浣布贊火澣之布入火不滅

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白色也山海經云布出火山國火中有白鼠毛可作布敝則以火烧之如新與十州記同此卽周書所稱疑雪者也玄中記又云南中有炎山其山有木取以爲薪燒之不燼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是火浣布有二種也今海外諸國入市嶺南者往往有之余嘗見乃瑩白者未及詢其爲

木皮爲鼠毛也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爲帽入火不焚豈亦炎山木之類耶余于京邸見有數莖合而爲一疑鼠毫又不類大較似木皮中可績者其色瑩白以火燃之并沃以膏火中透紅以爲必燼及取出則雪白如故雖毫末不損始信逸周書所贊非妄也

太玄潛虛

易之爲書廣大精微天地古今萬物萬事無一不備無一不徹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皆易之所已詳者也夫玄與虛得無贅乎噫乳出酪酪出酥酥出醍醐若雄光輩之所作是又從醍醐中覓酥從酥中覓乳也

楊用修妄改杜詩

楊用修謂顏延年赭白馬賦駮出豕之駮駕後人改出爲突乃佳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後人改逐爲將乃佳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後人改始爲才乃佳此癡笨人前說風流也突字拙出字巧才字俚始字文惟作者自知之耳獨以逐爲將雖詩有不遑將母及古樂府一母將九雛杜豈不知者其用逐字原有深意婦人三

從其一從子逐卽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此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用修又以杜詩江平不肯流謂意求工而句反拙不及李群玉水深難急流巴渝竹枝詞大河水長漫悠悠爲勝於杜余謂竹枝詞此何等語可以擬杜卽難急流不亦淺而俚乎杜之妙處全在不肯二字蓋本陶淵明日月不肯遲晨

雞不肯鳴來故不肯二字杜嘗四用之秋
天不肯明兵于不肯休王室不肯微而惟
江平不肯流最佳余家有小樓臨長江每
於夏漲時憑闌輒思杜之不肯流句乃詩
中畫也

象

世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亦未必然劉跂
暇日記載象營三象死剖之其二膽果在

足其一膽在腹中歲已亥今象房象死余
往詢之膽亦在腹中也聞象具十二肖肉
惟鼻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月建
寅卽膽在虎肉其說又不同未詳孰是劉
跂云象肉筋理段段不相屬則誠有之又
云味亦各異故世言象肉千味亦未必然
也

天地止有三行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
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
沮桀溺次荷蓀丈人次逸民次太師輩去
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
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
者何居余謂周公謂周魯公章大意言所
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懷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弃故舊則新聞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初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輩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

間有許多氣自有許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爲沴矣夫日者火也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破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濫涸而不生則氣與水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謬也

衣冠以白爲忌

今世冠服皆以白爲忌亦出於古禮父母
在衣冠不純素素卽白也余閱隋志古未
必然宋齊之間天子私宴着白高帽士庶
以黑太子在永福省帽亦以白紗國子生
亦服白紗巾晉人多着白接離接離亦巾
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白紗帽肩輿上城
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以葛爲之葛亦

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
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卽今之白
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稱白紵
紛紛鶴翎亂者是也唐六典天子服亦有
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鞵皆以白眎朝聽
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皆古制也白不爲
忌如此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古制雖
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若以白爲忌

其或起于唐乎宋明帝末年多忌諱以白
門爲不祥諱之右丞江謐誤犯上變色曰
白汝家門則唐以前已忌之矣

海月

謝靈運詩桂席拾海月有謂海月係水族
一物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柱
如搔頭甚佳此癡人前說夢也海月海中
之月拾字乃古人用字之巧若以爲拾水

族之物有何意味

詩文必有所本

先輩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
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他且勿論卽
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
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
便不是律詩故唐選體之所以不及漢魏
者是以唐人字眼作古選宋律詩所以不

及唐者是以宋人字眼作唐律也

餘甘子

虞允文與人書有云南詔餘甘子一桶王
元美宛委餘篇載餘甘子見臨海異物志
謂與橄欖同一果及閱異物志謂大小如
彈子丸理如定陶瓜瓣初入口苦咽中甘
與橄欖同味乃知正余里中所呼油柑子
也元美未見遂云今天下饒橄欖絕無餘

甘物之難博如此第柑當作甘不宜从木
允文當不誤或傳寫誤耳

七七

里俗人死每遇七日輒設奠七七四十九
日乃已今國朝大臣諭祭亦有七七雖非
通行古禮但禮亦有之人生四十九日而
後七晷全死四十九日而後七晷散也七
七之說蓋本此

疑耀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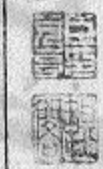
疑耀卷之四

溫陵李贄閩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圖書生剋

有盛必有衰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余於河圖洛書得之河圖左旋生數也洛書右旋剋數也一生一剋天地且不能違而况於人乎故河圖洛書相繼而出天地之



情見矣

雲列祀典

雨以潤物有雲乃有雨據祀典皆有功于民物者也古人止祀風雷雨而不及雲豈以雨雲相因祀雨卽祀雲耶至我朝始兼風雲雷雨而並祀之又至世宗乃易風雲雷雨之序而曰雲風雨雷以雲爲首祀是雲之爲神不知歷幾萬劫幸遇我世宗始

大遇也亦奇矣哉

附徐司馬鑾議

易屯象稱雲雷屯以坎不言水而言雲明雲之氣卽雨也嘗登高山雲氣濛濛然與雨無別然此乃爲雨之雲如卿雲五雲之雲又自不同古人以雲紀官太史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則昭代列于四祀之首於義誠是

拜帖不古

余閱一小說古人書啟往來及姓名相通皆以木竹爲之所謂刺也至宋時王荆公居半山寺每以金漆木版寫經書名目往寺僧處借經時人遂以金漆版代書帖已而恐有宣洩又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在宋時南人謂之簡板北人謂之牌其後

通謂之簡板至淳熙之世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中遂製手簡紙賣之而竹木之刺廢矣今之拜帖用紙蓋起于熙寧也余謂簡札用紙其來已久矣馮盛嘗誚盧杞提三百綾文刺爲名利奴郟惜遣賤詣桓温子超取視寸寸毀裂若竹木之刺何稱綾文又寧堪寸裂耶意東漢造紙後簡札之制已爲之

一變矣王沂公取殘柬裂去前幅以遺孫
京是時書帖已有長餘但不如今之侈耳
其以金漆版代書帖特取一時之便倣古
制而爲之決非古制至此時猶存也若從
前未有書帖何言代乎吳質答子建書發
函伸紙文帝與劉楨書獲累紙之命此漢
魏間語尤可證但其製止闊尺餘而已今
用七八摺爲全柬者是後人積奢之所致

也余嘗見楊公士奇一帖其紙卽今長安
中之連七紙最粗惡者亦僅三摺面上一
紅籤僅如筋姓名之字僅大如指頂其所
語事卽書於左不用今之副啟而其字草
書蓋真跡也今用副啟聞亦起於世廟末
年書名字大則近見今日凡京朝官其字
至多與政府相等此亦士風之不古也

東坡前定

天_之生賢不與庸衆同者才與位而已二者兼全十不得三故與角去齒亦乘除之數也蘇東坡志林韓退之磨蝎爲身官而已以磨蝎守命故平生謗譽畧同及南海謫還有問其艱苦者坡曰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然則公之流離顛沛不獲安於大位者固才大不容而於星相二說亦前定之矣噫與角去

齒豈惟坡公

佛經不真

余嘗疑佛經五千八百卷皆華語不知凡經幾譯乃成亦不知與佛所說同否孰從而辯唐顯慶中玄奘譯經帝勅于志寧等監譯有勅曰特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是今之經典中多有中國人潤色處未必一一皆佛說也經語未必皆出

於佛而欲以經語作佛此與按圖索駿何異

通家之稱

今人朋友相知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但汪彥章誠其子恪曰自吾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往來夫家者妻也妻者自娶之爲後嗣計耳豈可以娛他人稱通家耶余思通家二字施於往來外姓委不雅觀然相沿已久難於頓革也

莫愁

莫愁樂古樂府及唐書樂志樂府解題皆謂出於石城樂以石城有女子名莫愁也石城皆謂金陵之石頭城故金陵亦有莫愁湖宋曾三異以石頭城在楚之郢中而漢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及閱統志金陵故無莫愁湖是三異之說亦有據也三

異又云曾見莫愁之像有石本衣冠甚古
乃古之神仙者流非女子也郢中倡女常
有自名爲莫愁者甚爲僭竇是以莫愁爲
女子其誤已久矣石城晉杜預第在今承
天府卽古竟陵也樂府石城樂臧質爲竟
陵郡時所作是爲荆楚西聲莫愁樂亦西
曲也今漢江西有莫愁村志云盧家女善
歌謠嘗召入楚宮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

愁在城西又云聞懽下揚州相送楚山頭
唐人詩莫愁覓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連
竹塢人歌楚些下蘋洲則莫愁爲楚女明
甚今金陵莫愁湖在三山門外相傳有妓
盧莫愁家此或後代倡女慕莫愁名好事
者因其人以名湖而竟陵之與金陵石城
之與石頭城又易訛也卽金陵有莫愁當
是兩莫愁矣又樂府解題云古歌有莫愁

洛陽女則是有三莫愁矣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俳優之輩多有以吾孔子爲戲至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有以吾孔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唐太宗中樂府以此爲戲太宗笞伶人以懲無禮曾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况敢戲及先聖乎太子歎其言而止之此戲遂絕若李至者誠有功於名教也

假葬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於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爲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卽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

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令衛瓘見乎

建文還京

建文帝之老而還京也廣西通志正統五年帝在思恩州自言於知州岑英轉聞巡按御史奏驛送赴京嘗留題四詩於橫州南門壽佛寺貴州通志則以所題四詩乃在金筑長官司羅永菴與鄭曉吾學編同

余意當以貴州志爲正且帝之還京在天順年間而正統五年有僧自稱爲建文帝者乃奸僧楊行祥也廣西志書正統五年帝還京其失於考訂如此

壇醮之始

僧道二流道士之名先見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隱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

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二人是時佛方入中國也趙與時謂用道士設醮祈福延壽則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請命是設醮之法始于此亦周公金縢子路請禱遺意余謂唐陳羽詩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是設醮祈請漢武已有矣非始於吳孫權也

地下有世界

西僧利瑪竇嘗謂余言天上有一世界地之下亦有一世界皆如此世界聞者多以爲幻妄余閱酉陽雜俎有人掘井深已倍于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有車馬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將遣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於怪而止遽令塞之是瑪竇之言亦似有據也

周禮大司樂辯

周禮大司樂所載大祭樂止有四音而無商音鄭氏註曰祭尚柔商屬金剛也故不用商此傳會於內事外事剛日柔日之說也賈公彥亦從之先儒乃爲之說曰周以木德王商之金能尅木故諱而不用余謂楚固失之齊亦未得也夫五德之運起於後世讖緯家周公制樂時未聞其語且司

馬史周武王伐殷時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故先儒皆謂周以火德王是木王諱金不足據矣宋儒又有言鬼神畏銅商屬銅故佩玉之聲中商律者不用尤爲臆說余不知樂第以樂志諸書細按其圖有正聲有子聲有變聲太簇在少商調中者卽黃鍾之商也特用太簇之子聲子聲者正聲之半也故曰少商夫

五音之全易辯也其半而爲少爲子又爲變難辯也周樂奏於圓丘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於方澤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於宗廟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或皆自其正聲言之未及詳述其子聲耳故熊朋來謂大司樂未嘗無商而闕商聲者特不用於起調與畢曲也

似亦得之然謂更代易世俗樂不知改作如唐以上王不知去角而但因周禮亦闕商宋因唐制亦闕商此又偏信五德之說者也宋樂書注引琵琶如夢人授譜始有湘妃怨哭顏回二曲皆徵調近代俗樂原無徵調亦猶大司樂之無商也夫五音十二律循環相生原無間斷此乃天地自然之妙凡一律中既有正有子有變而十二

律之爲正爲子爲變者亦皆含焉一毫無所增減乃可成律倘周公作樂果不用商必且參差不齊豈能與黃帝之雲門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叶奏一堂以供六祀哉夫六代之樂五音皆全而謂叶六代之樂者五音有不全乎故余謂周樂雖止四音而五音必無不全之理卽其上文亦曰凡六樂者文以五音

矣又何疑焉古人文字簡要特舉其槩鄭氏未及細詳遂謂無商而疑於剛柔之說後人又疑於鬼神五德之說此皆強作解事者也夫樂以象德也余聞之賓牟賈問武樂於孔子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孔子曰病不得其衆也又曰恐不逮事也又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又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商

屬金屬義屬言其聲明而敏與武王病不
得衆恐不逮事而舒緩以待諸侯之意稍
乖故周公制樂尚遲久而嫌敏急不以商
之正聲爲宮耳謂之無商聲不可也又嘗
退而求樂歌先儒謂欲知樂者先須識等
子今按周之樂歌載在三百篇者試以四
聲等子韻之則又專用宮商徵羽夫歌與
奏相合乃爲樂歌有商聲而奏可無商聲

乎故余謂周樂之未嘗無商也於此益明
獨角之一聲則樂歌始終不用此又何說
焉自古制樂者其五音十二律皆起調於
宮音蓋宮者五音十二律之君也周樂祭
天則以黃鍾之羽起調祭地則以太簇之
羽起調至祭宗廟則雖黃鍾爲宮而其起
調亦黃鍾之羽非黃鍾之宮也夫黃鍾爲
君律宮爲君聲起調卽無君而入調雖有

君又爲他音所役是尊臣而抑君也說者又爲之說曰羽水也周以木德王水能生木故皆起調於羽君弱臣強已兆于此周公聖人豈其智有不及或者天定之數聖人亦且安之未可知耳余又不敢以爲然也孔子之對賓牟賈亦曰有司失其傳久矣周衰諸侯僭竊又皆去其籍禮樂之制蓋殘闕不完復經秦火樂比禮更爲殘闕

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者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瞽獻其書乃周官宗伯之大司樂也夫以數百年之簡帙出於一瞽人之手能保其無殘闕乎大司樂之旋宮不相管攝今太簇爲徵又復重出其爲錯簡明甚漢初諸儒尚能習禮而習樂者則寥寥無聞周禮一書多出漢儒手稍得其影響輒附會之大司樂所載必非周公當時

之制抑當時五音十二律其上下損益相生及四聲之韻與今或當微異後世以今人音律求古音律豈能一一皆合乎且上下損益相生其爲隔八無疑而先儒又有謂周樂皆隔五易律者是今人求今人尚覺矛盾况以漢儒求周制乎故樂歌闕角必別有義亦斷非五行之說若起調以羽不以宮安知今之所謂羽卽周公所謂羽

乎羅長源有言後世黃鍾安知非古大呂後世應鍾安知非古無射故姜夔議樂請各用本均宮角徵羽正謂此也然其稱爲角爲徵爲羽可見古人已備六十調矣故謂周樂皆以羽起調者余又不能無疑也或曰天地元聲豈以世代變易子謂五音十二律古今微異者此亦臆說余曰說則臆矣不觀之詩乎詩三百篇先儒謂皆可

被管絃者朱晦菴乃言三百篇中可被管絃止數章此既異矣先儒有以等子韻譜取三百篇字字韻之竟無一章合律者孰謂古今人音韻一一同哉夫人之聲固萬有不齊總之止有五音而已律且有八十四矣人之聲能有八十四音乎故古之聖人所稱聲爲律者止禹一人是自禹而外卽聖人之聲亦未皆一一合律也蓋五音

十二律既有正有子有變而三聲之中有老有少有次又有老之老有少之少有次之次故曰五音之變不可勝窮也夫等子於五音亦足以盡變者尚難以叶三百篇具在之詩當漢儒時卽平上去入四聲尚未立而遽信其所傳會響者謂聖人之樂果闕商闕角且以此爲君也何其過信漢儒輕疑聖人哉余讀書不多讀樂書尤

不能多故臆說如此以俟知樂者是正焉
附徐司馬鑿議

古樂殘缺莫甚於今博士家絕不置
談况有能尋其聲數正其譌誤益寥
然矣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黃鍾
一均以祀天神太簇以下五均以祭
地祇祀四望祭山川饗祖妣蓋調五
聲兼八音而有之其云祭祀樂無商

聲者則五氣不備高下奪倫安在爲
樂鄭氏之謬蓋泥于圜鍾爲宮以下
三段有宮角徵羽四聲而無商音與
上文不同因槩疑祭祀歌奏皆不用
商而後儒附會其說引五德相勝益
增其妄蓋此爲圜丘方澤及禘祫三
大祀降神之樂凡祀皆有樂降神後
合樂而奏之三大祀爲重故迎神至

六變八變九變若他祀樂則無此數注中所謂各以聲類求之是也其二云本宮相生爲角徵羽有用有避者非也蓋降神之樂旣與六樂不同作者明取別義如圜鍾得房心之氣是爲大辰帝之明堂故首奏之以降天神函鍾與鬼之分是爲天社坤之門戶故首奏以出地示黃鍾虛危之宮是

爲宗廟故首奏以迂人鬼各以其類以合神明之德卽鼓鼗孤竹雲和之類亦與八音稍殊明爲降神而作矣若夫四聲無商如鄭註以祭尚柔商音堅剛不用推之旋宮之法並無一合朱晦翁亦嘗非之據晦翁說以爲此自四樂各舉其一如黃鍾一宮次太簇爲徵卽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卽

太簇爲宮太呂爲角卽南呂爲宮之類然圜鍾一宮再奏黃鍾爲角係夷則宮又奏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俱在林鍾宮無取相生之次第又非音節之和諧其理終不可解卽朱說亦未爲得也愚謂聲氣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數樂律長者聲濁而高短者聲清而下宮聲最濁損之爲徵次清益

之爲商次濁又損之爲羽最清又益之爲角居清濁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下相比者自高及下取唱隨子母之義三大祀者天陽而律純粹以精數奇而圓其知大始圜鍾陰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氣次黃鍾太簇姑洗君子寅辰始于一陽極于三陽陽明用事相間各一律律遍減一寸吹

之而和調俱含宮象天德也地道柔
剛含弘光大數偶而方萬物資生林
鍾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簇太
簇隔八而下生南呂南呂隔八而上
生姑洗四維之氣已備以姑洗律長
于南呂故後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
者參天兩地兼陰兼陽相得有合順
位成章黃鍾起于虛危其位屬子子

與丑合間以大呂太簇寅氣寅與丑
合和以應鍾黃鍾律之始應鍾律之
終四德無所不統立人道也合三樂
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數以分祀
天神地祇人鬼其義甚著圜鍾六變
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鍾八變二
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黃鍾九變人參
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

四聲爲義其實奏曲時五音及變聲子聲高下相從當無不備不然則不成調矣然則剛柔五德之說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孫制有十二和其饗園丘以黃鍾祀方澤以林鍾祭宗廟以太簇旣與三樂稍別協律郎張文收乃復採三禮仍用園鍾祀天函鍾祭地黃鍾祀禘樂曲凡四又似

合樂不但爲降神之奏蓋古樂之亡久矣乃若宮聲起調于羽其說難明五聲中羽爲物以羽役宮爲以臣役君非其本義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則不必避余意猶非之蓋旋宮也者卽潛宮也古人以其遍相生爲旋其實太和元氣潛行于十二辰之內黃鍾潛行于十二律之中無

時間斷唯是管長聲濁高下難諧故
有半聲變聲以合其節豈以尊君抑
臣故諱避之哉試推旋宮圖起黃鍾
宮至夾鍾爲羽凡五十五律而調畢
奏一闕復起宮音以七聲按之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羽上生宮音調不諧
故黃鍾以應鍾爲變宮收之上生無
射之宮然則起調以羽入調以宮或

以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詭以爲周
樂皆起于羽爲臣弱君之兆乎若夫
樂歌之闕角也三百篇之不盡協律
也竊謂作者當以意求之書云聲依
永律和聲歌咏樂章或朝廷所製或
太史所陳豈能一一盡中宮商在登
歌者自當隨律高下依律以和聲不
當移律以就聲如今之譜曲子句字

不同而調同况雅樂乎四聲七音等子來自西域濫觴于李登沈約輩大備于宋儒中間有其理可信者有甚非其理而必不可信者可信者四聲爲經卽一宮一徵一商一羽聲止于四故不及角也七音爲緯則宮商角徵羽半商半徵備焉古詩歌多四言疑無角聲以此蓋四聲之虛角亦猶

三樂之藏商也以宮商角徵羽爲次宮可含商以宮徵商羽角相生爲次則角聲半清半濁行乎其中合之則無不備矣等子必不可信者必字字如聲乃爲合律或有聲無字至強造字以傳會之或上去二聲相犯者則一音別爲二義以活字爲上聲實字爲去聲支離穿鑿沈休文自不能解

後人遵之若金科玉條可發一噓况
欲以此定樂則三百篇不當盡付之
祝融乎等子韻甚欲別著一論闢之
樂律之辯不敢附于知者姑述其胸
臆以請是正于大方如此

帝王簪珠翠

今制冕旒皆綴以珠寶獨不用翠福府畢
姻余見王簪翠花兩枝此婦人之飾也頗

以爲疑及詢諸內侍皆云朝廷嘗簪之此
亦有所倣魏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珊
瑚珠晉元帝嘗以翡翠飾冕帝王服飾乃
爾

檮杌

檮杌惡獸楚以名史主於懲惡又云檮杌
能逆知未來故人有掩捕者必先知之史
以示往知來者也故取名焉亦一說也

雞口牛後之誤

蘇秦說韓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爾雅翼釋縱篇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衆者從從物者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於縱橫事相合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晏安酖毒之誤

左傳管仲語齊桓公以救邢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余見一書晏安作燕安燕處堂幕知安而不知危者燕安二字甚當今作晏安乃燕之譌也因知酖毒之酖亦當作鳩鳩乃毒鳥上曰燕安下曰鳩毒句中的對後人作酖亦鳩之譌耳

鬻割雕字

爾雅什器象謂之鵠角謂之鬻一本作鬻

犀謂之割一本作誰玉謂之雕一本作雕
四者皆取鳥名豈古字皆相通耶抑別有
據也

窖養花木

今京師入冬以地窖養花其法自漢已有
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
晝夜爇煨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爲
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

奉供養奏罷之但此法以養菜蔬未言養
花木也今內家十月卽進牡丹亦是此法
計其所費工耗每一枝至數十金但在漢
止言覆以屋廡而已今法皆掘坑塹以窖
之蓋入冬土中氣煖其所養花木借土氣
火氣俱半也

薺苓字相通

薺卽苓字與蓮字通龜策傳龜千歲游蓮

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聲相近借字也
苓小草龜老而神其形轉小故能游於小
草之上若水中之蓮凡龜皆可游不足奇
矣又詩采苓以首陽之巔叶之是蓮亦有
苓音也

治亂甘苦黑白

以亂爲治以苦爲甘故甘草名大苦禮記
疏牽牛三點黑名爲三點白

介雞

左傳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羽爾雅翼作
芥其羽謂以芥菜之芥播其羽也必有所
據但未詳其義

鬱鬯之辯

古者釀酒以黑黍爲上其色必黑祭祀用
鬱草和之者以鬱草黃色故酒色黃而且
香詩所謂黃流在中以其酒色黃而且流

動也今又乃以黃色爲酒品之惡者與古異矣又絕無以鬱草和酒豈其法不傳耶若酒之不和以鬱者又名爲鬯是黑黍之酒卽鬯也若加以鬱乃名鬱耳說文解鬯字乃云以秬釀鬱草是鬯亦可以兼鬱自鬱與鬯對言之則當致其辯耳

藹字辯

詩邛有旨藹旨藹小草五色似綬故名綬草詩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調理之臣如藹者不戕賊之而後得也但鳥名亦有藹亦名綬故古本爾雅釋鳥有藹綬與釋草藹綬同文羅願遂以詩之旨藹爲鳥與上防有鵲巢爲偶謂鵲善相地而後累巢若有驚懼則不累也藹善相天而後吐綬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此說亦有據但謂之旨藹則似是屬草蓋旨與旨畜之旨相

同此草亦可食故云旨若是鳥未聞可食不應言旨矣第未得詩之善本以正之若旨鷓之鷓從草其爲草無疑不從草其爲鳥無疑今世所行詩及字書皆混亂故無由辯之而諸說紛紛也

無廉耻做得尚書

長安中有一士人醉酒跨驢遇一八座於中衢不下驢引避隸人叱之此士人亦大

相叱八座呼而問之士人生員也八座曰既是生員當有廉耻如何醉酒撒潑如此士人笑曰公乃無廉耻耳八座曰我如何無廉耻士人曰若有廉耻如何做得到尚書一時喧傳絕倒因憶杜有道妻嚴氏嘗以書與從子預有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此亦無廉耻乃做得尚書之意也

孔子采詩不及楚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馱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

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三十六奉朝請

陶弘景與從兄書仕宦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余今將五十矣始作尚書郎仰望古人殊爲低首

詞人用事

詞人用古事多有錯誤者王介甫桃源行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長城之役乃始

皇非二世也

惡獸爲名

鑿齒乃惡獸名與檮杌同類余怪晉習主簿以之爲名未審其意北魏元义名夜义弟羅名羅刹夜义羅刹皆食人之鬼亦以爲名何也

佛不度女人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

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
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
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
大藏律文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
尼女人恣態難保悅在須臾以後佛生惡
意不真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
之所惡也

上林羽獵二賦

司馬相如上林楊雄羽獵二賦膾炙千古
北齊陽斐謂離係以墮墻填壑亂以枚置
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亦
是名言

風流罪過

北齊郎基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况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美以
書與之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居

京師別無所作止是乞俸寫書罪過多矣
基答潘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未審京師
中有能觀仁者否

佛經恐非西來大意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經皆經數譯而後
通中間不無乖其本旨者偶閱鳩摩羅什
與慧整書天竺國寶文製偈頌官商體裁
以入絃爲義今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
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
乃令嘔餓也今之經卷果皆西來大意乎
余不敢信矣

仙書皆僞筆

西王母訊上元夫人書云比不相見四千
餘年西王母答云遂替顏色迨五千年不
知所云年數如人間甲子耶不知西王母
者開闢之初卽有之抑生於中古也其書

乃作今人筆其僞無疑且上元夫人書云
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
暫去如是當還還便來席願暫少留麻姑
報王方平書亦云先受命按行蓬萊今便
暫往如是當往還便親覩願來卽去其體
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書皆僞襲也

仙宦非共途

許長史穆精心仙學似非凡胎者保命君

嘗示以書而引漁陽田豫鍾鳴漏盡之語
以責之定錄君亦責其不卽褰裳乃知仙
宦原非共途今逐逐緇塵耽耽青紫猥談
玄學真癡前說夢也

陶淵明乞食

陶淵明耻以五斗折腰遂至貧而乞食有
詩曰出門拙言詞王摩詰與魏居士書謂
陶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

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鄙哉摩詰宜其
困辱於安祿山也終身之慙豈在乞食哉
道學可護短
王槐野與王立道書云傳言公今講學棄
去文詞不理此近代道學自護其短之巧
術乃公柰何效之此誠不易之論講學者
可以媿矣

姜維母書

楊用修纂尺牘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謂
其挂漏增至二十八卷梓成復搜得四十
條附之于後因識之曰今劉孝標陸澄爲
之當免此元美自謂可無遺漏矣余檢晉
書五行志復得姜維報魏人書一章云良
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時
魏人獲維母令維母手書呼維以當歸譬

之故維云云此元美所未及收也

天問可疑

孟子言堯殛鯀於羽山殛者殺也屈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是堯未嘗殺鯀特流放之而不赦耳又齊桓公以羣公子爭位身死不斂未嘗見弑今天問云齊桓公九會卒然見殺是鯀本見殺而謂之不殺桓本未弑而謂之見弑豈別有所

據乎余按屈原天問今所行者王逸章句耳逸謂天問文義不次多奇怪之事司馬遷論道既所不逮劉向楊雄亦不能悉逸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爲之符驗事事可曉余未敢盡以爲然也此文既云原觀壁間圖畫而作是事爲一說當時未必相綴屬者原沉江後後人乃采而綴之故文義不次耳讀者亦宜逐段讀不宜總作一篇

也但其事奇譎或亦疑誤相半未必皆原
舊作

元微之詩

元微之放言五章余讀之殊未見佳處白
樂天乃謂其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雖
前輩深於詩未有此作豈古人評詩止以
意不以詞耶

元白皆無兒

元白齊名且相友善白公無兒世皆知之
微之亦無兒世未知也微之整比舊草以
詩寄樂天云天遣兩家無嗣子欲將文集
與他誰

九歌

楚詞九歌實十一篇乃知九者非篇數也
或云九者陽數之極故陽九乃否極之會
屈原取以名篇自喻其不得志之極也此

亦有理

禹娶四日卽治水

禹娶塗山氏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卽出而治水八年於外是新婚四日卽有啟也

荆公不事修飾

王荆公未遇時蓬頭垢面世多疑其爲詐居政府時侍朝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甚笑公不知也朝退同行

王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請一言頌之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爲解頤乃知荆公亦不事修飾者疑其詐則過也

古今兩羿

古今善射必稱羿但有兩羿一在夏弑夏后相者一在堯時射河伯妻洛妃者詳楚詞天問注

西北水田

今人欲於西北種水田此非創爲說也唐王建水運歌有云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卽此意也

詩文顯白古奧

典謨之文三百篇之詩爲萬世詩文之祖者以其古而能奧也然於述事說理又未嘗不顯白若歐蘇之文元白之詩則一以

顯白爲主殊無一毫古奧意何以爲詩文
古無騎字

古人畜馬惟以駕車未有單騎者故古經典並無騎字至六國時乃單騎馬惟曲禮前有車騎蓋禮記乃後漢書也

露舫廟辯

今高郵州露舫廟世傳有兩女子過此遇夜一女入宿於人家一女貞潔不肯入宿

宿於門外遂爲蚤蚋所嘍抵曉露筋而死
余嘗疑之蚤蚋雖猛豈能嘍人至死此女
卽貞潔亦豈能忍受此蚤蚋不自搏拂耶
偶閱西陽雜俎乃云江淮間露筋驛乃一
醉人宿其處爲蚤所嘍江德藻北道記邵
伯聞露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宿爲蚤
所食至曉見筋則今所云貞女露筋者乃
後人傳會以惑人也第淮揚之間俗涉溱
洧後人傳會露筋以爲貞女夫亦有所風
耶

儒釋不必相援

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是周孔書
中自有釋教儒者何必談佛使周孔生西
方設教亦當如釋迦是釋教書中亦自有
儒教釋者何必援儒

宋玉招冤

宋玉招魂爲屈原而作是時屈原尚未沉
江宋玉見其放斥愁懣恐其魂魂先已散
去其身不能久存故招其魂使反於身非
如今人已死而招其魂也

二王書法

二王書法妙絕今古大小想皆入神梁高
祖答陶弘景論書謂逸少書無甚極細者
卽樂毅論乃微粗僕恐非真蹟晉梁相去

不遠而二王極小之書已不可復見矣余
謂二王書卽大如拳者亦不復見何也韋
文休曰二王書自可稱能未是書也此必
有說陶弘景又謂王逸少自吳興以前書
猶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
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任以後畧不復
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緩異呼
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

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乃知今世所傳
右軍遺蹟不知是真是僞但陶公所云此
一人竟闕其姓名可爲遺恨

丙午丁未

俞文豹吹劔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
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
自秦昭襄五十一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
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

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
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
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
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
非有興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
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
午巳未爲天上火以戊巳土蓋其上則火
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未而元

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太祖興焉故
有丙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
故而不值丙午丁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
畏哉

老於宦途不能自引

余嘗謂官尊年至者多繫總爵位不能自
決往往皆妻孥所從也白樂天戊申歲
暮詠懷有猶被妻兒教漸退莫求致仕且

分司計其時已五十六七矣又云龍尾趨
朝無氣力又云老病傍人豈得知以此光
景而猶欲求分司不意此老亦爲妻孥所
從也如此其次章云更擬躊躇覓何事未
章云萬一差池似前事則亦心欲去而不
能自決矣近代一大老年已望八復以三
年考滿臺省露章劾其不知引年此老乃
自疏罪謂忘其年豈亦有妻兒爲從也耶

一笑一笑



行方六

西野人豈野味以出米

一五十六子美又云蕭風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疑耀卷之五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蒼梧寄生酒

五嶺之外絕無佳醞近遊宦者宴會皆嗜
蒼梧寄生酒獨其性酷熱不宜多飲第蒼
梧之酒自古有之晉張華輕薄篇有蒼梧
竹葉清陳張正見置酒高臺上詩浮蟻擅



蒼梧未審即此寄生酒否

螬可療目

孟子陳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螬食之李然後耳目始有聞見余嘗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及閱晉書盛彥之母失明年久嘗撻其婢婢恨以炙螬啖之母食之美後以示彥彥乃抱母痛哭然母從此目復明則仲子之目既盲而復見者以食螬之李也因閱本草亦云螬汁滴目中可去障翳孟子之言不誣矣

朱考亭妄評杜詩

杜子美詩有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一句乃詩家上乘而朱考亭引之謂其爲心不在焉則不得其正真可發咲何異癡訶說夢乎

阮宣子歛錢爲婿

晉阮宣子居貧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固是宣子勝事然以王敦而與歛錢不無損於匪人豈當其時敦惡尚未著耶然其家思曠謝幼輿諸人皆逆覩之而宣子獨不知何也至其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其人亦自有致宣子奈何拒之後王敦爲鴻臚卿謂宣子無食鴻臚丞差有祿宣子竟從其命爲鴻臚丞此與阿兄遙集不肯與溫太真同受顧命便跌一着且宣子素不喜見俗人遇即舍去何至與王敦周旋乃爾大不及其家思曠以酒廢職也然宣子固可兒何至向王敦作活其爲鴻臚丞也豈如思曠所云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爲憂生計耶

帝王謚號

上古帝王皆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爲文兄爲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皇削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爲稱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者我朝雖死方易名然唯臣子二字若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尚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太宗以下皆兩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十四字夫攷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爲美惡哉

元俗近古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椁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

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以詩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爾不羣其行槩詳水東日記嘗作剪燈餘話詞雖近藝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搢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韓公雍按江西即以公有此書不祠鄉賢因憶王荆公集四家詩不錄李白蔡天縈問其故荆公曰才高識卑言酒色者十八九夫文人遊戲筆墨二李之遭王韓亦不幸矣

滁地爲南北要地

滁州雖彈丸地亦逐鹿者所必爭也蓋淮南無山惟此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爲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

得滁州不惟可斷中原南顧即淮南以北一望平原無復險隘足虞故宋太祖之受周禪也其威名起于清流關之斬皇甫暉我太祖之混一四海也亦起于滁州之首克孰謂地險不足恃哉

樂律不講

國朝文明之運夙出前古獨樂律一事置而不講韓苑洛邦奇嘗為樂書行于世然

未有能講解而施行之者洪武中有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食器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嘗聞教坊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爾所知當事者誠加意此事請開一樂律科安知無郭敬其人者出而應乎

國初乘驢

國初風俗淳朴搢紳在京師多有乘驢者

如草木子載李公紀爲治中嘗有詩云五
品京官亦美哉腰間銀帶象牙牌有時街
上騎驢過人道遊春去未回嘉靖初年觀
政進士每三四人共賃一驢此風今不可
復覩矣

詩法

四言詩自三百篇後絕無繼者獨韋孟稍
近之漢魏而下詞旣偶儷氣亦緩弱至顏

陸諸篇大非風人之旨茂先勵志淵明停
雲雖云古質然尚不逮陳思王况雅頌乎
故作四言者必以三百篇爲法而五言古
必取材于漢魏盖建安諸子猶有古風特
華采過之故渾厚不逮耳若潘陸陶謝則
去漢遠矣五七言近體唐初沿陳隋之習
雖音響鏗鏘藻思麗逸而風骨未備李杜
王孟高岑諸子繼作陶鎔變化集厥大成

至於錢劉元白則涉于淺易而才力頗弱
故作者罕尚焉

淫亂之始

淫亂之俗軒轅氏而下皆未有見者至夏
少康時浞國之君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
婦曰女岐寡居澆強禦往求之女岐爲其
縫裳共舍而宿男女淫亂實自此始

婦人遭亂

婦人不幸而遭變亂爲人所執者祇有一
死乃稱完節別無他說可自解者宋建炎
間胡兵犯廣陵有晏氏者元獻公殊四世
孫女年十五從其叔孝純官廣陵廣陵破
氏在俘囚中胡人欲脅而汙之不從或自
經或投井皆以救獲免主母愛之撫育如
已出年至三十一歲猶無恙也節則節矣
國破家亡乃偷生十五年欲何爲乎

王導遺誅

楊用脩謂王導非忠臣其說甚詳余按晉書導之罪猶未盡也晉周札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軍事王敦反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以札爲會稽內史時札一門五侯吳士貴盛莫比敦已憚之及敦疾錢鳳欲害札宗以自託沈克譖之於敦上遂誅周氏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

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寃宜加贈謚卞壺議以札開門延寇不宜追贈却鑒亦謂札宜從卞議獨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例朝廷竟從導議追贈余謂開門延寇乃不臣之大者後雖中異殉身何足以贖壺鑒之議於是爲正道乃以石頭開門爲信敦匡救札所以忠於社稷然則敦之舉兵內向即以隗協干政爲名亦豈忠

於社稷耶夫敦之不臣何待周顛見誅而後見其罪即其向石頭時雖三尺豎子豈受其欺者以札而信其爲匡救此不足責以導而亦云然大義滅親者不如是也當壺鑒議駁導乃抗顏爭之將誰欺乎且札兄之子曰筵者聞札開門納敦噴咤慷慨義形于色札旣可以愧死而導乃以敦之入石頭爲匡救以札之納敦爲忠蓋導亦一札耳何以謝筵於地下哉時有周撫者嘗爲敦從事中郎從敦俱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又何疑導之以札爲忠也導之黨惡如此萬世其有遺誅乎

陶侃被誣

陶士行唱義於晉室板蕩之秋破石頭斬

蘇峻誠爲一時元勳獨史載其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至八閹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重兵居上流潛有窺伺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嗟夫一何誣乎自古誣人而不得者必汗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晉史欲誣士行至加以夢寐中事其難明更甚於閨房者且士行實懷異志果有此夢正令自知人安得而知之其

說固不攻自破蘇子瞻嘗言士行忠節可橫秋霜而貫白日余因按其行事始末生當浮虛之俗動而見尤一入仕途荆棘萬狀終日自運百甕於竹頭木屑間雖一束之穢亦經營不怠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鐵奔石勒勒收爲戍將勒卒畏士行威名遂殺鐵勒嘗自負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

司馬仲達顧憚士行若此梅陶稱士行機
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欺我
哉當其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
趨蔡洲一時勤王蔑有先者逮元勳克集
實主齊盟乃退然不居旋師歸藩臣節益
著夫坐擁八州精兵在握設士行而誠有
不臣之思其改步猶反掌耳雖朝廷憚其
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處之泰然末年臥

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以自代視去方
伯之重任如脫屣然其始終夷險無一可
議不臣之迹果安在哉獨覽庾亮之傳應
詹之書則疑其跋扈觀溫嶠之舉毛寶之
謀則疑其顧望毋亦行高者毀來加以蘇
峻之誅庾亮耻爲之屈士行且溘先朝露
後嗣彫零庾氏世總朝權秉史筆者能不
曲徇今乃舍其灼然之跡而信其夢寐之

言豈爲善觀史哉

青紙詔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爲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如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於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祿命家言

祿命家言自周以來有之小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即所值歲時日月星辰五行之吉凶也賈誼王充輩亦皆有祿命之說第未知其術何若耳惟呂才者獨著論以深絕之至唐乃有李虛中嘗爲侍御史始精其術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支干斟酌壽夭貴賤亦徃徃有驗即今所傳子平是也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洋曰君侯本命在申而於申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爍

水火相煎故受害導即移居東府病差不
知其術與今同否余謂星相之家自有其
理原非幻妄第非如今之術士所能推測
耳術可不信理可不信乎大都十而不能
得六七不足以見造化十而不失三四亦
不足以見造化之巧無論星相即醫術亦
然初學之醫十亦能活二三人三世之醫
十亦常失二三人是人之生死自有定數
非醫之功亦非醫之罪也

司馬遷論五音

宮商角徵羽五音乃天地間自然相生者
司馬遷以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商商生徵
徵生羽羽生宮是反其所剋也豈別有說
乎請以質之知樂者

改元

道藏中三一等經有平初太始元景延和

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皆云
上境年號然則上境亦改元耶何怪乎漢
武帝可發一笑

州里難行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余謂
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也何者州
里得之於常蠻貊得之於蹇蹇者易持而
常者難勉也士固有爲天下之通貴而不
見齒於州里者可不慎哉

漢昭烈顧命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法雖不同但毫
無私意區別其間無非欲又安天下而已
漢昭烈與諸葛孔明經營西蜀以窺中原
無非爲興復劉氏耳昭烈旣崩其志未遂
嗣子劉禪昏愚暗弱雖有孔明亦未如何

昭烈生前豈不知之晏駕顧命宜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處此而劉氏興矣夫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凡高祖之子孫皆得而有之何必拘拘於子禪乃爲漢祀不絕耶昭烈智不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是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變而擇賢則天下將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不變則劉禪又不足與有爲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漢祀遂斬也宋張文潛有詩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足爲孔明置詞矣

更漏

歷法自古重事至國朝卒無士人能究心者民間更漏晷刻毫不可據昔張忠定公數領郡事其寢室中必張燈炷香通夕宴

坐郡樓更鼓必令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治以罪今郡邑守令且有不知銅壺滴漏爲何物者又安望其如忠定之更漏分明也

學官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即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

解經籍一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

邵堯夫不娶

邵堯夫四十餘歲始娶至四十五歲始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豈其幼年斷意婚娶至是乃念及不孝爲大耶陳希夷嘗相种明逸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六十歲卒古人不娶者衆矣若明逸者豈天欲其無後耶

險字押韻

詩家押韻遇險字雖宗匠亦難藏拙而近體押韻尤難他且勿論即杜少陵數押爲字終不能佳送王侍御往東川此贈怯輕爲從驛至東屯一學楚人爲同舍弟宴書齋書齋能爾爲宴楊使君東樓樂任主人爲贈畢曜頰狀老敬爲偶題排律餘波綺丽爲皆足掩口

世宗崇道教

世宗晚年專事祠禱每有賞罰或聽於神
歲己卯周太常怡爲給事中嘗疏斥時相
嚴嵩翟鑾言甚剴切疏中有陛下日事禱
祀而四方水旱未銷之語相嵩以間入詔
廷杖下錦衣獄乙巳始以箕仙言釋之未
幾又以熊尚書浹格格營箕仙臺復逮怡丁
未二殿災又釋之時京城中相傳 上實
聞空中有神語當釋三人謂御史富平楊

晉工部郎中泰和劉魁及怡皆以言事同
繫云怡寧國府人

晉八伯

晉時兖州八伯擬古八儔阮放曰宏伯却
鑿曰方伯胡毋輔之曰達伯卞壺曰戕伯
蔡謨曰朗伯阮孚曰誕伯余知之矣至劉
綏曰委伯羊曼曰黯伯不得其解時兖州
又有四伯以擬四凶張嶷之狡妄曰猾伯

羊聃之狠戾曰瑣伯擬之於凶彼固低首
而以江泉之能食爲穀伯也史疇之大肥
爲笨伯也亦以凶擬之能無反唇

燈夕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謂起於史記樂書曰
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史記無其
文豈史記復有別本耶宋太宗朝又不獨
上元張燈七月之中元十月之下元亦皆

張燈故上元皆不禁夜至溥此元年
乃詔罷上元下元張燈惟上元仍舊至今
因之

蘇東坡寓惠

余嘗恠蘇東坡寓吾惠最久寓惠錄所載
一時邂逅止瞿夫子羅浮道士二三人別
無有交往者其文字書畫徧遺海內而吾
惠絕無片紙隻字豈其時未有能識公者

抑無一人足與言耶偶讀公答李端叔書
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
水間與漁樵雜處徃徃爲醉人所摧罵輒
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
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乃知當
時惠人士知公者固少即公亦且深自韜
晦知希我貴豈不信哉

韓昌黎登華山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嘗登華岳之巔顧
眄險絕恐不可復下遂發狂痛哭因絕遺
書爲訣且譏好奇者之過華陰令百計取
之乃能下宋沈頰爲之說謂昌黎憤世之
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知止故身危
而踣蹶不知稅駕之所世儒亦信從之余
謂不然趣榮貪位孰有過於昌黎者其登
華巔而痛哭也誠有怖死之心乎及讀隱

居詩話引昌黎贈張籍詩洛邑復休告華
山窮絕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
此回轄金天所司刑泉神拖脩白石劍攢
高青磴蘚澹拳均梯颺颺伶俜悔狂已咋
舌垂誠仍鑽銘則沈顏之妄說益較著矣

戴逵阮瞻

晉戴逵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對使
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阮瞻亦善

鼓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
皆爲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
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人皆知
安道之高抗而不知千里之以恬淡爲高
抗也

邊韶

漢邊韶嘗爲老子碑銘謂孔子學禮於老
子時年十有七歲按世家孔子年十七孟

楚孫叔敖左傳載爲薦敖又爲薦艾獵杜預稱爲叔敖它書但云孫叔敖未知其名爲饒也隸釋錄楚相孫叔敖碑乃知名饒古之難博如此又云高相改幣乃敖革故易俗之事乘馬三年不別牝牡皆可以補左氏之闕

孫叔敖

帝卽爲五經笥是亦未聞道者

釐子病誠其子必師孔子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焉其次又云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詳史之所記皆非一年中事况孟釐子卒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蓋年三十有五矣韶不詳究史家之旨以大聖人事昭著耳目者而亦誤用之何貴乎五經笥也且韶以老子與子西同傳深詆班氏之失至於與韓非同傳何爲置而不論

寒食

寒食節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當是春月清明前二日或謂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元微之連昌宮詞有云初過寒食一百六特勅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又在清明前寒食後古人寒食之節初無定時後人

既合爲一而又指爲三月之三日恐不可信民間值此節斷火凡三日齊人呼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又按桓譚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禁煙五日後漢周舉傳太原士民每冬中輒以介子推焚死之故一月寒食莫敢舉煙舉爲并州刺史以盛冬去火損殘民命禁止之俗遂頓革則此節又在冬仲非春月矣禁火三日或五日或

一月其風俗之不同乎初學記所載琴操注又謂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焚死晉文公哀之每值是日禁民間不得舉火則寒食之說又非冬仲是寒食之節其說有三也及考左傳史記所紀介子推事絕無焚死之文惟晉乘及漢劉向新序乃云子推隱於介山文公求之不得遂以火焚其山子推堅不出因以焚死余按晉乘文字大非

春秋時口吻其爲僞書無疑蓋傳會劉向者不足據然亦未嘗明言春月冬中及五月也先賢傳鄴中記皆因之余謂介子推事當以左傳史記爲信焚死之說甚爲謬妄晉文公好賢下士豈有賢人不肯出遂以火焚之其說不攻自破則寒食禁火自別有說非爲子推斷可識也余偶閱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

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禁火當是周制但司烜氏狗火禁乃出火非禁火豈欲出新火故亦禁舊火乎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其說益明矣

上墓設烏飯

寒食節上墓其制亦未見千古獨鄭正則祠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錢亦止言野祭又未嘗明言上墓唯唐開元勅上墓以寒食日同拜掃禮此後世寒食上墓之所由起也夢華錄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

日上墓必以烏飯其法先以青礬漬米搗
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記居人遇
寒食節以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
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乾石飶飯
楊羲與許遠遊書故服飶不即此物陶隱
居登真訣亦云太祖真人有此法又法南
大竹葉煮汁漬飯名曰黑飯故杜甫云豈
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圓明青飶
飯光潤碧霞乘余里中烏飯即此法也
古人雖有此飯非以上墓上墓設烏飯豈
亦薦其時食之意乎

生兒詩

蘇東坡洗兒詩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
明誤一生惟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
公卿朱晦菴生其父松於晬日亦作詩行
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

類編 卷之五 三
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二公皆一意也然士大夫生子而遇此時作此詩亦世道之不幸乎

以行呼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於北齊張稷爲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爲劉四張五前此未聞也第此等相呼雖雅亦近于狎黃山谷嘗

避暑於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於坡公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公亦改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足以相當矣

社稷

禮記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有子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句龍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則曰周棄生而能植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爲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

社風俗通曰共工氏有子修好遠遊沒而祀爲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云祈清道神謂之社晉稽含社賦序有事於遠者吉凶偕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爲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行之運爲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爲誤不知史記年表秦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

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二氏

佛藏惟四十二章經其來甚古第未知果出于佛否維摩經亦南北朝作如小乘諸品皆西僧爲之道經獨道德南華列禦寇丹經黃庭陰符諸篇尚可觀其餘皆僞書也余嘗欲取二氏書刪之佛藏擬所存者不能十之一道藏擬所存者不能百之一未審功力能及此否

太監雲奇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監太監雲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走當蹕道勒上馬言狀氣鬱舌蹇不能宣上

奏 卷之五 三
恚甚左右搥箠亂下竒臂折猶奮指逆臣
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
因亟發禁兵捕之而後召竒則氣絕矣詔
贈竒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北中山王
墓之左有司歲時致祭嘉靖中守備高隆
王萱等復上其事請于朝特贈司禮監太
監加諭祭少司空何孟春爲文紀之墓及
考國史則謂惟庸以他事多不軌故被戮

不及醴泉出邀上臨視事又以醴泉出爲
故里第石筍發井湧數尺非丞相府也雲
竒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亦佚其名何也

女兒把子

今江南女兒未破瓜者額前髮縛一把子
即張子野詞垂螺近額晏小山詞雙螺未
學同心結垂螺雙螺即把子也

諸葛入蜀

諸葛孔明棄荊州入蜀蘇老泉甚詆其非
世儒多是之而不知其說本元魏崔浩之
對毛脩也詳毛脩之傳

疑馮宿代韓昌黎筆

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當時委未有能識
之者其論佛骨疏宰執疑其同幕馮宿代
筆亦是怪事宿浙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
歷刑工二部侍郎有格後勅三十卷行于
世弟定審寬皆進士俱以文名

觀日出入

周穆王駕八駿欲西觀日所入處秦始皇
作石橋海上欲東觀日所出處英主好奇
類如此

東漢碑文

東漢文字碑碣之類多有不成文理者如
咸陽令唐扶頌云造立授堂四遠童冠握

衣受業者錄千人夫以講堂爲授堂又四遠童冠爲句其下云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五六者用冠者五六人又六七者用童子六七人之文也此何等語

篆體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上秦李斯真蹟不可復覩唐李陽冰乃斯之復出也自江南徐鉉始變而爲肥已遠於古然猶不失古意至元趙子昂素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子昂天資高邁所書自過于人俗子輩塵胞陋質欲逐其迹乃畫虎不成反類狗耳

獸名窮奇

神異經後人僞書也漢東方朔詼諧好言奇怪故此經托名朔耳且其文甚陋而野

非朔之筆明甚第所載有獸曰窮奇者言見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見奸邪之人則擒禽獸而飼之此亦非苟作者豈有激而云然耶山海經有云邽山有獸狀如牛蝟毛曰窮奇音如嗥狗是食人郭璞注或云似虎一名神狗則實有此獸未知同否

繡襦傳奇

今俗演繡襦傳奇鄭元和殺駿馬奉妓人

李亞仙此乃元翰林學士王元鼎與妓人順時秀事也

古裝書法

今祕閣中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鄉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糊法何似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

汁飛麩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
永不脫落堅如膠漆宋世裝書豈即此法
耶

秦始皇年歲

秦始皇十三歲嗣位歲在甲寅是年漢高
祖始生始皇元年爲乙卯至二十六年庚
辰乃自立爲皇帝三十八年辛卯始崩是
在位三十七年而稱皇帝止十二年也

婦人不宜稱姬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
姓爲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
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
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爲女人通稱已誤漢
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爲妾矣蔡京
當國改公主爲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
趙姓旣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爲人

之妾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
駁正者則爲京之權所怵也

五刑

古今攷謂五刑唐虞以來有之未知上古
起在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刻額截鼻削
足割勢四者皆肉刑也余閱黃帝鍼經帝
與岐伯論人不生鬚者有宦不生鬚之語
則黃帝時已有宦者是黃帝時即有宮刑

也余意鴻荒之世禮樂刑罰雖不能如後
世之詳悉第其大槩在黃帝時皆已創立
五刑其或起于黃帝乎但白虎通又云五
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
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其墨幪其髡處而
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
按慎子云以畫跪當墨草纓當劓履扉當
削艾蹕當宮是以尚書曰五刑有服故凡

斬人體鑿其衍形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
戮則黃帝時又似五刑未設何以有宦者
請再考之

張德釗書石本孝經

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字獨
孝經云不知所書何人余閱它書乃知孝
經張德釗書也

德釗曾守簡州平
泉縣令賜緋魚袋

生而有文在手

魯公子季友生而有文在手曰友因以命
之初疑其妄及閏唐元和姓纂堯之長子
監明死而子生有文在手曰劉故封於劉
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爲武
氏又南氏姓源韻譜盤庚妃姜氏夢龍入
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荊州號
南赤龍又鮮于氏血脉譜子仲之子曰文
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

陽爲燕附庸又閻氏唐表周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閻康王封於閻城又薛氏血脉譜文王曹夫人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以爲氏此皆譜牒家之言多不足信然季友之說世亦有之非妄也

戒蠟

僧家言僧臘者猶言年歲也又言戒蠟者臘當作蠟余偶閱一內典西方結夏時以蠟爲人其輕重相同解夏之後以蠟人爲驗輕重不差則爲念定而無妄想否則血氣耗散必輕於蠟人故謂之曰戒蠟非年歲之臘也

受財產

李藥師受張仲堅家產張建封受裴尚書資財既居之而不辭入室之初婢僕有不

用命者即鞭撻之英雄行事大略相同

玉牒

宋朝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皆世系與朝政相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也

火葬

姑蘇火葬雖屢經禁戒恬不爲止蓋其俗自古已然矣元祐中范純仁嘗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邑做此仍自作記數百言曲折委致以規變薄俗而俗始稍變第姑蘇純仁之鄉也能變太原而不能變其鄉何耶

尊鱸

張季鷹見秋風起輒思蓴鱸世皆知其有
初服之想而已余閱本艸蓴鱸同羹可以
下氣止嘔豈季鷹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
嘔逆故作此念耶

牛頭阿旁

古帝王多有云蛇身牛首者非真身如蛇
首如牛也今相家者常稱人爲鶴形虎形
其人豈真如鶴如虎哉陶弘景乃疑佛氏
所述地獄中有牛頭阿旁者爲三王五帝
何恠誕若是

鉅靈

鉅靈之迹傳載所紀多在蜀中水經所稱
鉅靈謂河神漢武帝內傳東都進一小人
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蓋名同而神異
也

皇帝王

魏了翁謂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稱皇帝自秦政始漢高帝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王五帝三王皆後人所謚者第今之有天下者不稱為皇帝將何稱耶安得此老復起而詰之

梅竹宜瘠地

梅與竹皆植物中有幽致者然梅以古為

韻竹以堅為材故肥壤植梅雖華茂而其韻當乏以枝幹不蒼也肥壤植竹雖森發而其材常脆以枝節易蠹也宋葉夢得善種竹後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岩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以為椽常竹十歲一易者此倍之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於竹而悟梅不宜肥壤又於梅與竹悟人間世之瘠者為

藥石而肥者爲疾疾也

藥樹監搜

元微之有詩曰松門待制應令遠藥樹監搜
搜可得知余初不曉監搜之義以爲藥樹
爲有誤及閱龐元英文昌雜錄亦爲藥樹
豈樹有名藥者耶抑或可爲藥之樹也若
監搜則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檢而以
監察御史掌之其立位在藥樹之下至大

和元年始詔停此制云

佛書可疑

余嘗疑今中國所行佛書蓋經數譯而後
成因憶契丹初入中國者實名阿保機時
李琪譔賜契丹詔乃作阿布機後有歸自
虜中云虜人實呼爲阿保非阿布也身毒
國在漢時譯作捐篤其後又譯作乾篤復
名之曰乾竺今且爲天竺矣譯者但取語

音相近不問字義云何設有人持中國所
行五千八百卷徃彼土不知與當時雙樹
下語一一契合否

漢閏之誤

三歲一小閏五歲一大閏自唐虞已然若
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
后文帝皆書閏九月蓋秦之曆法不明凡
應置閏者皆總而致之於歲末也其亦據
左傳所云歸餘於終而誤用之者耶

媯媯

今世諱語宿娼客曰孤老世多不解其語
余閱要雅游媯曰媯媯媯胡故切媯力到
切皆戀惜意因憶史記秦始皇母后所幸
曰媯毒者正義云媯躬到反毒酷改反索
隱云媯姓毒名漢書注媯氏出邯鄲王邵
云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媯毒淫坐誅故

世人罵淫曰嫪毐廣韻亦云毐者無行之稱也則非名矣今之呼游婿爲姻嫪也其起於毐耶是嫪毐非姓名而索隱及漢書似誤矣

珠池

廉州珠池乃海之港也劉恂嶺表錄異記謂海邊之中有島島上有大池其底與海通豈恂之所見別有島上之池耶

烏寶

元高明有烏寶傳曰寶素勢利其富室勢人每屈輒往雖終身服役弗爲厭若窶子貧氓即傾心願見終不一往尤不喜儒雖暫相往來亦終不能久留也余之不能爲烏寶主人也固宜

石有生長

漢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乃磨崖也洪

近隸釋謂此碑崖石增長字體失真余頗疑之崖石豈有增長之理或苔蘚所蝕耳後遇李觀察開芳爲言晉江傳公夏器祖墓有石筍初僅尺許歲漸生長至三尺餘公遂爲南宮第一人相墓者以此石筍爲貴徵其族人妬忌夜折之遂不復長故公位僅至員外郎乃知洪氏之言非虛也

子孫用祖宗樂

韓苑洛論樂謂祖宗之樂決不可奏於子孫之廟豈可以子孫坐于上而呈祖宗之形容哉子孫有功德者宜別爲樂蓋子孫之樂則可奏之祖宗之前以慰悅祖宗之心也此說亦近理第樂所以象成功子孫豈一一皆有成功者功之未成而欲舍祖宗之樂未知有事於廟時用樂乎不用樂乎安得苑洛復起而質之

骨董

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朱晦菴語類乃作汨董今人作古董字其義不可曉

拾青紫

世人皆知拾青紫如拾地芥爲夏侯勝語而不知青紫二字何所本漢制丞相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皆官階之

極崇者故云拾青紫謂紫綬青綬也顏師古注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余因詳檢史漢諸書漢卿大夫未有服青紫者顏師古但據當時所見爾

種竹

種竹者必以五六月雖烈日無害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日可移竹余居田間好種竹不必此日凡夏月雨天皆可種也若

杜少陵詩西窻竹影薄臘月更須裁又以
冬而種竹石林避暑錄所載嘗依少陵詩
於臘月種竹卒無一生者豈地有不同耶

持齋

宋文帝嘗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
不殺迫以身徇於世不獲從志跋摩曰刑
不失命役無勞民則風雨順時寒煖應節
百穀滋榮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

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食全
一禽之命然後爲齋耶噫今世之愚民無
論已余嘗見縉紳間有手不離念珠口不
離南無斷葷止酒持誦飯僧作大功德然
而貪殺甚於盜跖者豈未聞跋摩之語耶

而貪姝其外盜竊者豈未聞規率之詰
辨南無禮章山酉封醜贈曾於大也
歸也余嘗見辭縣間有手不辨念耗口不
一禽之命然新爲齋泃意今世之愚男無
收此不姝亦衆矣寧由關半日之會全



疑耀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煥耀卷之六

溫陵李贄閔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
正資暇錄謂茶始於唐崔寧黃伯思已辯
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
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薺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於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於吳也爾雅曰檟苦茶郭璞註可以爲羹飲早采爲茶晚采爲茗一名薺則吳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卽歸其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鶩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蓋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昉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卽懷詩文求見濟

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
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
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
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
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
山人者又何以文爲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

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
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
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
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
之色艾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
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蓋自魏而後
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
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錄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輒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今立之爲

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爲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爲正道王之路爲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

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蓋不食周之祿非絕粒不食也古人祿皆以粟

如原思為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為周之臣故辭其祿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克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即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說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士而死於蒲阪以蒲阪為堯舜揖遜之區蓋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宋羅泌不以為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微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剖羊以血

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寃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况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

鹿而况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于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爲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第許叔慎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壽

孟子稱伯益避位於禹之子啟詳閱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

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於啟也堯之諸臣壽最高者惟彭篋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篋或云卽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說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爲之君又以聖人爲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纖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德衰爲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旣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鄆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囚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旣立其子俄又奪之

聖賢之學而論不危於釋官小說之妄
議又何怪乎考久即今按竹書紀年出於
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弒者知無
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爲撰此書爲主
分謗耳竹書又云段仲壬卽位君亳其卿
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
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立其子伊陟伊書命復其父之田而中

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
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
無怨色杜預乃以竹書而疑伏生之尚書
爲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
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庠卽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
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庠音相

近也余按幽明錄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興古皆爲楚地敖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于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于零陵矣卒乃葬于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

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懼弗敢取一返夫銅人狗葬乃出於未代非有虞之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爲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爲庠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爲怨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

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
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
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
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
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
舜語謂孟子爲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
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旣死而亦
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
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
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
不能習儒乃去而爲釋欲其闡揚玄教烏
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爲八言之始獨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別論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指爲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洞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顏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

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溫公之貧

今制黃冊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戶糧少者共立一戶此宋制也司馬溫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爲戶謂糧少不自立戶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戶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

守祖父遺產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
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
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
其里人數爲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
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
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孫叔然曰音多變聲
流離也比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
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
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
而樂錄爲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
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爲之絃耳廣
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
二寸爲之長也亦以木爲數也廣雅曰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大絃爲君小絃爲臣五絃第一爲宮其次商角徵十二絃少宮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卽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爲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宮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爲五絃減七尺二寸爲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爲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卽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鈎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

卽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
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
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
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
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
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爲兩說
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
戾者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與

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
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
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爲界在齊呂鎮闕八流以自廣宜蔡九
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
犯之卽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
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酈元水經獨白九

河碣石苞淪于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
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從碣石入海
今充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
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
以酈元爲正今之治河者輒言九河故道
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真偽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

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
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
雲氣罩山間卽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
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
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
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
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
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

歛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
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
采之以爲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
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
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
和香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
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
三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
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
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
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
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僞莫辯
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臯襍錄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

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共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桑別爲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莠蒂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刻取其枝故以爲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耳蒂牢之說殊不然也

消摩

呼藥爲消摩詳杜蘭香別傳蘭香降嫁張
碩碩問禱祀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
無益消摩謂藥余意消摩按摩也今治病
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爲之其形如履前廣後
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
遙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敲之中者爲

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以
甃其擊壤之遺乎獨吳盛彥有擊壤賦曰
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
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爲馬軍乾
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
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毀

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
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
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
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今我不
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
也非謂五株松爲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
爲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菽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
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
東門之扮其卒章貽我以握菽菽氣下達
可以壯陽故握菽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

之但談然理或有之

千字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
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
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
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
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
檄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

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武帝喜鍾繇書而
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漫滅
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爲千字未知孰是今
世有鍾繇千字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
人僞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爲
骨卽今牙香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

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下候乾燥方採
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
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
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
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
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
子花皆可爲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
有吳監稅者以香名豈卽其人耶獨未言

及樹蘭花今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
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爲之當不減樹蘭
也樹蘭獨產東廣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
作何名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爲本故曰
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
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

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
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
之朔曰與爲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警警
鳥哺穀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
之初爲此語實以詆欺舍人非隱語也舍
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
鬚也聲警警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淫
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卽朔之假爲隱

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爲狗竇
其仰食於人爲穀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
食爲雀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眎之而武
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訛刺如此非自託於
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
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

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
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
匱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
名攀枝花吳錄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
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
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克裊褥而已方勺泊
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爲布布上出
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卽古白

氈布也氈音牒第余鄉旣未有以木棉爲
布者卽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爲何
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响布卽
白氈布乃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
敏遜齋閒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
棉爲之不知六祖信衣卽林邑等國所產
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

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刮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幌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

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爲何樹吉貝爲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說道婆崖州人則汨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爲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當如秦洮間織褐試倣其法以織木棉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爲吉貝其聲稍轉

為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產疑卽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為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為朱提亦可以金為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卽為朱

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強吳次之而蜀為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蓋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卽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吳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亡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

於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爲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

以九州之說爲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辯之賈公彥謂吳越地

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大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况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

日月薄蝕秒忽觀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其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譔郡邑志乘者卽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

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別有一天星宿
耶德儒不得其說欲下風膝行以扣儒衣
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
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
法擬之蓋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
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
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
祥則應於斗牛之纏度後以斗牛而占吳

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
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
蓋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
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常在東耶各
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
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
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
取驗正猶以其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

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異各取徵應耳千古不決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析第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亡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

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

吳郡
卷之六
三
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
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
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
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
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
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旣
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
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
爲民卽無逸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
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淫亂遂改無逸之
祖甲爲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子不窋失其官窋戎狄間不窋
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

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爲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秦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爲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與十三祀之數合世因疑秦誓經文爲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秦誓論定爲卽位之十一年蓋因二年後方訪

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卽伐紂之歲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爲正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巳有名第其時巳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騷鸞錄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孔穎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爲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爲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之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上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卽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卽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陽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巳爲民祈禱至於雨陽愆期之日又復爲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

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爲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頭以爲鉗最困辱者故趙王卽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爲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爲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爲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享字與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爲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爲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爲夜明星隕卽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卽製荔枝酒

者亦以燒酒蓋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說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

知新序說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爲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旣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爲觀

奕一以爲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爲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爲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

醫人亦稱爲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別有名字也

今隸

隸有古隸有今隸今之楷書卽今隸也世言隸創於王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爲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

藥箭

兩粵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楊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楊子雲荅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賈

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旣稱彘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彘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沍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卽可書數行携之出第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携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卽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闕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露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躡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橫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爲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絕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煉氣服食爲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荅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今子日見而身履之

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蓋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
風雨消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
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
與劉文饒同建詩爲不誣余謂此碑固漢
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
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絕妙
詞乎旣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
蓋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中郎筆猶玉子
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輒以爲
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
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

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或曰卽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產孤生之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爲離支縣漢爲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今山海關北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卽墨台氏墨音眉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

孤竹君爲姓墨名台余按國名記墨台卽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卽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爲氏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

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
爲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
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
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
旣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
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史行于世顧不
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
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

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
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別姓
以爲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
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
於此父嘉於孔子爲六世祖父嘉之父卽
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

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別爲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爲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弟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旣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爲氏乃復以孔爲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

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爲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爲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爲嘉美故鄭子孔名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爲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卽以其字之義賜爲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爲嘉美義耳

癰疽瘡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瘡環趙岐以癰疽爲癰疽之醫瘡環者瘡姓環名也孔穎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苑以癰疽爲雍睢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睢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睢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瘡爲姓其

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瘡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爲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瘡環者名或爲環其人瘡弱故呼爲瘡環如今人呼長者爲長某小者爲小某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律以景遇

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
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
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
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
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
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
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
立精舍教授是爲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
清廬求見注清廬卽精舍也晉孝武帝奉
佛立靜舍於內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
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
耳三國志注江表傳于吉來吳立精舍燒
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
舍矣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七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

非真骨血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之六

疑耀

卷之六

四

吳

卷

三

笑一
笑一
笑一

下
筋
對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耀卷之七

溫陵李贄閩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
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
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
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



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祕書少監劉敞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畫時知孤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摸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示衆賓某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真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

竟某乙者是真衆實亦相與和曰某乙者
是真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
某甲嘆曰某於昨日論盡時方知此身孤
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
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閱元宋正
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

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爲穆生設醴說文一宿熟曰醴今
人罕得其法元宋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
曰將陵李懷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
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兩
酵半麴以飴爲酵殺四之一加麥蘖少許
和之適宜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

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毫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爲况彼皆竿卓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爲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爲譏評耳余有亡妾善琴亦

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
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
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
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不分寸失輒千
丈此等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
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
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
令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

非知音者卽穎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辯之靈
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別名也牲牲
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
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類
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爲主北
斗爲宗是三洞既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

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
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
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况散
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耳豈宜改
銜易服別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
女人在軍中軍氣恐不揚之句庾子山奉
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作乃云錦車同
建節魚軒異滄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
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器皆曰某窑器某
窑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
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窑所製而凡瓦器俱
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諸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旣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目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

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爲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樣子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卽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皮船楛矢

宋太祖爲周殿前都虞侯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楛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虜首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胡人可盡今制虜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徃徃不

能易虜一首何也

王勃千歲曆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曆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誌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爲人胥附故云是胥爲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况也未知孰是

曷字辯

曷从日从勺曰者辭也勺者聲也無義葛

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日曰乃古之合字
卽爲聲也曷與塌同所謂田塌田塌土事
古人曷多作又說文葛蓋也與鵲皆音
蓋集韻蓋覆也居曷切蓋曷盍三字古通
故曷作盍旦渴碣本从盍塌碣一从蓋盭
噉噉一皆从葛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疽死

今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

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瘡
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筭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
申爲七返却到坤處爲九還此宋張景之
說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說况於人乎
故養神者先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
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藉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爲誕及余師趙文懿公嘗謂余言丁卯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卽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龐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

說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卽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卽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顏子爲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卽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爲賀來本邾後而來織亦爲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子南周楚之王孫旣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於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襍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絕不言及者管仲曰
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
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下六百年惟行
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
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
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
以爲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

封禪也然旣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
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卽以之爲封禪所不
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
史漢高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臺
而不至髡故耐亦音形後人耐辱耐久假
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爲耐自有晁策能

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爲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爲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歷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

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黃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刪去不收集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

十有五字分爲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
獨用各別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
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慶御遇勁
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
於先仙覃談通古之例何乃隔別而不許
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
韻從籍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
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

韻而濶畧於此也况變隸已久字文猥多
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
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爲山爲小石他卦別無爲大
石者豈說卦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爲
大小石二陰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
也是故戒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

義曰磐大石良何止爲小石亦爲大石矣
易中凡言石皆主良惟困於石不主良遇
兌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爲土石土
石同根在先天爲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
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爲震巽故辰爲
之聲則石爲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
同物故石在天則爲星而星在地則爲石
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戶叶下以
將卽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韻
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
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
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
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蓋古
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

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爲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爲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爲之吏竊意興賢出長興能入治卽所興之賢能爲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群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黃鐘引上一徽卽大呂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淫聲蠲瑣絲縵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鈴

道家有火鈴之說鈴金也火鈴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爲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數從橫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也數從橫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

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電電之下爲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電必霆霆之末爲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黃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鈴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爲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災運之中否火反克火曾不能

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况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為配凡今州郡通

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纏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下至宋政和四年學雅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也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

對師誇說似非荅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
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
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
三誦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
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語及之亦是一說
曾點非有意安和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
日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
亦以瑟之曲也古者必有歌有語有道道
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
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
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乞燔

孟子乞燔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
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
七篇中別無燭字此二章以燭夫子燭良
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

問荅若曰人皆可爲堯舜而不得爲者何也遂及乞燔事韻釋矚與觀皆視也因齊婦之矚言君子之觀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關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矚字疑其同蓋自君子觀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爲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已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于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絕故不免於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說耶其云不改葬者假葬也古有假

葬三年卽吉之條晉郄詵母亡便於北堂
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卽晉衛瓘以
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旣云七十喪未改
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宦如彼
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
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閱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爲蠻夷戎狄巴

人出於伏羲玄氏羗九州戎出於炎帝諸
蠻髦民党頂安息出於黃帝白民防風驩
兜三饒出於帝鴻淮夷允夷鳩蓼羣舒出
於少昊昆吾滇濮歐閩駱越出于高陽東
胡儋人暴輿吐渾出於高辛匈奴突厥沒
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國姓氏譜系且不
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
乎昔元魏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厭越

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祿山自謂昌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錄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蓋誦之也余不以爲然子卽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

見丞相不屈于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携之以竄遂失所

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
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
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
矣丞相囚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爲
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爲嗣
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卽陞耶丞相被
誅陞旣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
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

丞相所出耳宋史卽謂丞相無子者蓋隨
丞相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
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
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爲伍員者故璧也
父旣不忠子卽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
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絕人望耳丞相有二
弟曰璧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
名召見之及卽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

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爲興文署
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
露耳第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余年旣云
至元間出爲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
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其甚矣宗儀之謬
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壁曰
是能考順我若壁者亦難爲兄矣宋史旣
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

者亦復艸艸而丞相被執時卽余鄉五坡
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輒
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
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
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
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世

無傳焉偶于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
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
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
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
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璵
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真容二詩亦有思致
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豎輩
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絕少安可

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
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
皆帕覆首也此亦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
玄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
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沉又謂錫與
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

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沉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爲人臣而以玄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爲上賜下之義若如沉說以禹錫玄圭爲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爲賜以錫爲贄終屬強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旣異且壁藏歲遠殘闕旣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旣失蔡沉亦未爲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爲國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爲災如有或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鳥名布穀者江東呼爲郭公疑此郭公爲如書或書蜚之類謂

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大鑿矣
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卽孔子且闕之後學
何必強爲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
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卽
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
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爲

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卽昭明所
選顏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卽皇帝位先
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
曰昭靈夫人婦爲后母爲夫人豈當時禮
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
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

交之子肥諸人爲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復未議封卽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爲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爲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卮爲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孰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爲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今諸侯國皆立太上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兗周禮夏
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
地理志謂監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
分冀爲幽并爾雅亦以并爲營故先儒謂
禹貢之九州乃商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真
源賦伏羲別九宮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
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職錄又曰黃帝受
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

於商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
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
羲黃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卽誅少正卯此固去惡
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真相也特攝之耳
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
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內萬一女樂至則

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
于欲速也蓋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辨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思之不得
其說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
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
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
卽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

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
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三十有四此何
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
則以四考爲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叙之
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爲一考又閱唐考功
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
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卽二十四最
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

身考
卷之七
三
備爲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將
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爲人屬吏也
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
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
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未爲定式
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
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
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

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爲七
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卽入仕也史傳周
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
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
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筭其時以宰相段
文昌爲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
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耳余又按李渤爲
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

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
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卽爲一考
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卽紀錄于
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
子幸是正之

關侯謚辯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
爽曰繆傳之謂侯剛而自用戾以取敗也

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爲侯表暴者
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
余竊究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荊州
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爲謬固宜嗟嗟
侯死而荊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
居江陵供軍資者糜芳壯聲援者傅士仁
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侯
欲還日置之法故二人入權問迎權夫受

錢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留不當問乎不
卽問之語復宣洩以啟叛心侯計誠左然
以此罪侯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
也余閱國志趙胡軍之謚順平也其議甚
詳當時議謚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謚桓矣
馬平西謚威矣黃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
髯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
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侯諸公議謚時

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有憾於侯而
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左傳義
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
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
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
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爲
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闡於謚也
第壽之議抑亦有端侯爲氣多上人於士

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卽當時謚
繆爲穆安知無芳仁輩若者不以繆戾之
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卽諸葛武侯
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
爲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
伯約輩共拔壽舌乎余友人謝少連者撰
季漢書輒復因沿壽說故詳辯之以貽少
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爲侯吐氣

薛居正妻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
柴氏無子欲携貲產改適齊賢而爲居正
庶子安上者訴於真宗旣足掩口矣安上
不肖真宗著令不得質其居第而向敏之
則質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并憾敏中亦訴
於真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莚安
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

真則一似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黃鐘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爲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槌點漆而書中古有黑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卽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卽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爲燼乃成墨非磨汁卽成墨

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爲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制之爲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爲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爲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邽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蓋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卽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

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組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卽謂鼻紐印之面卽印文篆鑄字空處爲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卽解去其組而用訖復

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
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所
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文二之
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
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
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爲吏部
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蓋以今之印
重而大旣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益

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
有扉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
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異以施爲易言不
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
五經文字以施爲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
考亭從之余按諸書施皆爲殺而肆之

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麇左傳秦施冀
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
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施莊子萇弘肥肥
卽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
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
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
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

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
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
功最大故踵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
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
惟子孫始繼世光人焉稷之後爲成周天
地文明萃於一代莽之後亦數生聖賢而

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
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
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
下卽其後王若大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
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
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
父嘉乃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復生
聖人爲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
辨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
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
丈函丈卽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
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
之諫曰無卽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黃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
詩文爲星命家作者絕少其與趙言柳彥
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於外集遺文
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
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爲非熊嘆耳若
其荅林爲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
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
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鶉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
見而放葉火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
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赭黔之土心星照
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
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苟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

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况赫滅之餘
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
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
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
若典謨分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
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
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
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

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
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
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
丁未探花蓋字文臀卽屍也殿諧其聲乃
以無膚去肉爲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
知其名次以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

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真蹟

偶友人持宋人真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道勁不減蘇黃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黃米蔡真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真鳳尾麟角矣偶閱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恠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求叔書言自幼

子書至於壯積二十年訖無所成且不能自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將以取高於人特六稅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伎以事上者此皆強辯以解談其無能者也
又人所藏爲偽蹟益明矣